

★ 編主音嘉黃 ★

健全婦女生活



促進家庭幸福

期二十四第

目要期本

子宮癌的新消息……劉本立  
 轉變……羊羽  
 神愛……吳威  
 苦熬……王容光  
 兒童妒忌與報復……章以文  
 病兒了  
 為兒辛苦為兒忙……淪印  
 不算是個謎……庚庚  
 黃金時代……雷卓英  
 生育的奇蹟……劉祖洞  
 我是一個村女……陳敏瑞



吻 飛

- ★政 家★
- ★教 家★
- ★交 社★
- ★愛 戀★
- ★偶 擇★
- ★姻 婚★
- ★嬰 育★
- ★健 保★
- ★童 兒★
- ★理 心★



號六八一路州膠海上  
 行發社誌雜家  
 號月六年八十三



## 海藻衣

這位英國少女所穿的漂亮衣服，是英國發明家所製成的海藻衣。這件衣服的材料是用海藻做原料的，再用繡花機把細羊毛線繡上去，結果便成為女孩子所稱羨的目標了。

## 醫院課室

英國愛賽克斯地方的教育委員會，為使醫院中的重平病人不至於讀課太久，並利用病中空間的時間起見，每日選派教師到物來克·諾特利醫院去授課。在天氣良好的時候，並把病床搬到戶外去。



★ 號月六年八十三 ★ 錄目 期二十四第 家 ★

飛吻(彩色照片).....封  
 海漢衣與醫院課室(照片).....封  
 家常話.....(一六二)  
 短 兒童心理衛生.....自芳(一六三)  
 論『孤兒』與『貧兒』.....綠洲(一六三)  
 轉變(婚姻).....羊羽(一六四)  
 子宮癌的新消息(醫學).....劉本立(一六八)  
 神愛(小說).....吳 盛(一七〇)  
 兒童的報復與妒忌(心理).....章以文(一七四)  
 黃金時代(九)(兒童).....雷卓英(一七六)  
 苦熬(小說).....王容光(一七七)  
 不算是個謎(婚姻).....庚 庚(一七九)  
 我是一個村女(婦女).....陳敏端(一八二)  
 生育的奇蹟(生理).....劉祖洞(一八三)  
 蕨兒病了(疾病).....長 天(一八五)  
 為兒辛苦為兒忙(人物).....淪 印(一八七)  
 傷風(家庭).....未 若(一八八)  
 天真話(兒童).....各家(一八九)  
 家第三十七期至第四十二期總目錄.....(一九一)

**本刊訂閱辦法**  
 (一)本刊採用短期固定訂戶辦法，每月預付刊費三期，按基本定價乘本所定倍數計算。  
 (二)提早發書，平寄免加郵包費，掛號航空郵包費由定款中扣除。  
 (三)定款將完時由敝社函請續付。  
 (四)定戶購買本社書刊可得八折優待。  
 (五)書刊定價以款到時本社所定價目計算。

白 家中人.....(一六二)  
 孕婦的問題.....耶靜華(一六九)  
 這是不是暗疾.....金威華(一七五)  
 屁股抽烟.....熊愚(一七八)  
 快做母親了.....靜茵(一八一)

**家雜誌社徵稿**  
 敝社徵求關於家政，家教，社交，戀愛，擇偶，婚姻，生產，育嬰，醫藥，健康，心理，性教育等類通俗文稿書稿，譯著均所歡迎。應徵者請逕函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家雜誌社編輯部賜洽。

活 生 女 婦 全 健 ★ 福 幸 庭 家 進 促


主 編 黃 嘉 音  
 編 輯 黃 朱 綺  
 發行人 黃 嘉 音  
 發行所 家 雜 誌 社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 話 三九五七八

香 港 辦 事 處 香 港 家 雜 誌 社  
 香港高陞街四十八號

印 刷 所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上海中正路五三七號

特 約 經 售 處  
 重慶西風社  
 爪哇一蘭學社  
 青島祥記行  
 泉州新南書社

上 海 代 售 處  
 五洲書報社  
 上海書報社  
 聯合書報社  
 聯合書報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創刊  
 第四十二期  
 三十八年  
 六月號

### 家常話

從本期起，我們決定暫時把『家』改為半月刊了，這就是說，以後每一個月出版兩期。我們採取這個緊急措施，為的是要爭取生存。這是在付通貨膨脹和物價急遽上昇的一個辦法。我們希望各同業幫忙並予協助，也希望讀者們繼續愛護。

最近有幾位讀者來信問我們幾時舉行三週紀念徵文。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去年底和今年年初都曾考慮過。祇是因為當時時局緊張，所以不曾有甚麼舉動。在目前，我們仍暫不舉行紀念徵文，而舉行普通徵文，題目是『我的婚姻』，和『我的家』，歡迎每一位讀者投稿。

關於『我的婚姻』一題，本期所發表的羊羽先生的『轉變』是一篇很動人的作品。庚庚女士的『不算是個謎』也是一篇很好的自述。投稿諸君，可以用此兩文作範本。

劉本立醫師於一月間得十字軍獎學金 (Catholic Scholarship) 赴美留學，現在約翰·霍金斯醫院專攻婦產科，為期一年。劉醫師到美之後，來信說患了『思家病』，他想的當然是他的家。但是他同時寄來了兩篇稿子，一篇是通訊，名叫『美琪將軍號上的牛羣』，登在西風第一一八期中。另一篇就是本期所登的『子宮癌的新消息』。同時還答應繼續寫稿。可見他也還沒有忘了我們這個『家』。劉醫師赴美之後，讀者們所提出的有關醫藥方面的問題，我們已請其他的醫師幫助解答。

今後讀者來稿，如不用須退回者均請附足郵資。可用的稿件不附郵資我們也當答覆。天眞事，天眞話和其他短稿補白材料不用者概不退回。特此聲明，謹請原諒！

### 家中人

章以文先生——四十一歲，江蘇青浦人。江蘇省立第一師範畢業後曾任江蘇省立女子中學實驗小學教員兼生活指導系主任三年。私立大夏大學畢業後，曾任小學校長二年，江西省義務教育國民教育師範訓練所教員兼生活指導員三年，江西省游擊戰區教育工作人員訓練班主任兼教官，江西省立九江中學教務主任，私立祝同中學訓導主任，江西省立上饒鄉村師範教務主任等職四年。民卅二年起曾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教育系講師，軍事委員會青年遠征軍幹部訓練團東南分團上校政治教官兼軍事心理研究室秘書，同時又兼任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心理學教官。現任上海市第一國民教育示範區主任。

庚庚女士——原籍浙江，生長長沙，受『名門世族』的餘蔭，嬌生慣養，二十餘歲後未進過廚房，對於家事的處理是完全的『門外漢』。幼時肄業湖南有名的周南女中，未畢業因長沙淪陷而失學，流亡桂、筑，前後做過八年的公務員。現以結婚又告失業，迫不得已，祇好困守『家』中，開始學習如何做『主婦』。丈夫常常舞文弄墨，大概是受了他的影響，歡喜讀『家』，更躍躍欲試的想做個『家中人』。

王容光先生——『苦熬』是我在鄉村中親眼見到的事實。的確有不少的家庭(尤其鄉村)是生活在病痛和饑餓中的，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摩天樓跳舞廳金迷紙醉的享受的。畢竟中國還是以農村為基礎，我們應當注意一下活不下去的鄉村中的家庭，若是太注重了公子哥兒的太平景象未免不太符合廣大中國的實情！

免不太符合廣大中國的實情！

### 家雜誌社圖書目錄

實用育嬰問答	黃嘉音 江同譯	一元四角
孕婦保養法	劉本立醫師著	七角
實用避孕法	郭泉清醫師著	八角
怎樣教導子女	唐現之譯	六角
胎兒的故事	劉祖洞譯	七角
兒童訓導指南	江同譯	八角
黑孩子	蕭朱綺譯	八角
魔窟	家社選編	一元
醫生對新孀一夕談	張紫洞譯	二角
兒童的性問題	江同譯	二角
女性生理與病態	范存恆譯	八角
小兒疾病常識	江同譯	八角
嬰孩保育法	江同譯	八角
嬰兒日常生活	江同譯	八角
心理衛生十二講	吳楨譯	七角半
婚姻生活指導	葉羣譯	二角
三十八年食曆	方文淵編	四角
父母與子女	章牧夫編	八角
喜訊臨門	安娜著	六角半
抗務戰爭	余正行著	四角
少年生活指導	江同編譯	一元
從生產到育嬰	家社選編	八角
賢明的父母	家社選編	八角
美滿的家庭	家社選編	七角半
四海為家	家社選編	一元
提燈的女人	家社選編	一元
朝暉(小說集)	家社選編	一元
抬頭(小說集)	家社選編	九角

### 家合訂本

第一集(一至十一期)	六元
第二集(十二至十八期)	四元
第三集(十九至廿四期)	三元五角
第四集(廿五至三十期)	四元
第五集(卅一至卅六期)	四元

★照本社所定倍數發售



### 兒童心理衛生

自芳

心理衛生是一種促進和保持心理健康，防治心理疾病

的科學，這種科學知識的傳播，在美先進各國，都已相當普遍，同時並有不少實際上的設施。可是在我國，連「心理衛生」這一名詞，恐怕有許多人對它還是感到陌生的。

在今日這病態的社會中，你祇要稍稍留心觀察一下，你可以發現有許多人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病態的；然而在普通一般人，祇對於那些心理病態發展到嚴重階段，就是所謂瘋子的人，才認為他是有「心病」的。其實所謂瘋子，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變成的，他們的病是經過很長時間累積而成的。如果你有一些心理常識的話，你是不難在事前看出那些病態的跡象的。追本溯源，我們往往可以發現那些病態在病人的幼年時期就已種下了根苗。因此一般心理學者都認為一個人的心理健康，是奠基於幼年時期的。所以每一個人都需要在一出世之後，就注意心理衛生；而這種責任應由父母和學校教師負起。

關於兒童時期的心理衛生，說來話長，現在僅舉示一些重要的原則如下：  
(一) 要使兒童有安全感。在父母家人之間，不容有爭吵嫉妒、怨恨等現象發生。對待孩子要有合理一貫的態度，給予愛與關心（但不要過分，致使愛

成爲溺愛，關心成爲干涉），俾兒童對父母或教師有信賴之心。

(二) 讓兒童多有社交活動，參加友伴或團體間的遊戲與工作，以避免養成羞澀孤獨的習慣。

(三) 發展兒童的好奇心，培養他們多方面的興趣。

(四) 常保持兒童快樂的情緒。遇有過失，別嘵叨不休，或施以長時間的處罰，致使他發生悔恨、罪誼或悲憤之心。

(五) 勿使兒童有不必要的懼怕，憂慮。養成兒童面對現實的態度，有解決問題的興趣，克服困難的勇氣。

(六) 勿事事爲兒童越俎代謀，養成他們的獨立精神、責任心與自信力。



### 「孤兒」與「貧兒」

綠洲

當我看到「孤兒××院」「貧兒××院」之類

的字樣時，心中總是泛起一種不平之感。我可以想像到，這種「孤兒」「貧兒」的字眼映入或聽入那些被稱爲「孤兒」「貧兒」的耳中時，他們所會發生的心理上的反應：對於「孤兒」，他們會產生自哀自憐，和一種不同於其他一般兒童的感覺；對於「貧兒」，則他們除了自哀自憐之外，更會產生自卑感，

(七) 尊重兒童的人格，勿傷害他們的自尊心。輕蔑或歧視，以及濫施批評指摘，往往使兒童產生自卑心理，應當避免。

(八) 欣賞嘉許兒童的成就，以增加他們的自信力與向上心，同時使他們得到滿足的快樂。

(九) 培養兒童不自私與愛人之心，樂於施與和幫助人。

(十) 不要依從兒童不合理的要求，若是因此而發脾氣，應置之不理，以免養成驕縱任性的惡習。

(十一) 培養兒童達觀的態度與幽默感，俾遇到挫折、不幸、失面子的事情，善於自遣，而不介介在懷。

(十二) 培養兒童積極而正確的人生觀。

甚至是犯罪感。

其實，所謂「孤兒」何嘗是一種特殊的人物，他們照樣是一個人，祇不過缺少了父母，但是那有一個人終其一生是極難長存的呢（除非他自己早已死亡）？人終會失去他的父母的，祇是遲早的不同而已，那麼我們何必把「孤兒」的名稱給那些祇不過早一些沒有了父母的孩子專用呢？何況事實上許多兒童，他們名義上雖是父母雙全，但由於他們父母的不負責或不慈愛，他們在實際上也

等於孤兒，有時也許比孤兒更孤苦呢！至於「貧兒」那個稱謂則更是無理了：孩子還沒有成年，他們自己還不能生產，他們的本身談不到甚麼「貧」「富」，貧祇是貧在他們的父母，我們爲甚麼給他們無辜的孩子也戴上「貧」的帽子呢？何況那些爲父母者的貧窮還多半是由這不平的社會所造成，爲父母的被稱爲「貧民」這已是寬了，却還要讓他們的子女因襲這「貧」字的封號，豈不是不平之至！

因此，我們站在公平的立場上，同時從心理衛生的觀點來看，我們是應該取消這種「孤兒」與「貧兒」的稱謂，而代之以「失依兒童」，或其他更適當，更不着痕跡的稱謂。而這種失依兒童的教養機關的名稱，我以為不妨採用美國已故弗蘭納根神父所創用的「少年村」(Boys' Town)，或「兒童村」之類，而冠以各地區名，以爲區別。

此外，我認爲與糾正名義同樣重要的事情，是這種教養機關應由國家撥款辦理，而避免募捐。因爲捐募來的錢是出於人的施捨，受人施捨對於一個人的自尊心是大有損害的，對於孩子稚弱的心靈更有深入的打擊，也許就此使他一生成爲一個自卑自鄙，自外於人的人！兒童是父母的，然而同時也是社會的，國家的。如果兒童喪失了他們的父母，或失去了父母的扶養照顧，那麼便該由社會國家來負起這個教養的責任來，這是實無旁貸的，這是一種社會事業，不是甚麼慈善事業，是不該由那些「慈善家」來辦理，和向那些「大善士」募捐的。



## 轉

## 變

## 羊羽

五年前，我的母親不避艱險，偷渡黃河來到河南戰時的省會——洛陽。同來的有幾位我不認識的客人，經過介紹我才知道她們就是我未來的妻子、岳母和大姨。當時我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陣容和意味着的事實，感到茫然。對於我自己的這樁大事，雖然我有我一套的想法，但是這既成的事實竟使我手足失措無從置喙。於是便在一個所謂『黃道吉日』行禮如儀的完成大典。她和我就這樣不容分說的被放在一個叫做『家』的東西裏面，共同生活起來。

她是我們縣城裏一家香門第的『四姑娘』，是一位不算難看有着中等身材的女孩子。由於縣城淪陷，沒有完成她的高小學業，便在家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一些封建意識的家庭教育。二十歲的人了，從未離開過縣城一步，她對人生的憧憬也從未超出了那個小小的天地。她沒有脾氣，遇事毫無意見，善意的說這是一種『順從』，但是也可被解釋為一種『懦弱』。所謂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等我弄清楚了她的身世和一些事實的表現之後，我發覺我担心的『一寶』終究是壓錯了。

假若我要像我們上一輩的想法一樣，把她關在家裏侍候丈夫和養育子女的話，或者她將是一

位『賢妻良母』型的人物，她對這樣的生活方式是視為當然的。可是我所需要的却是一個能夠獨立工作的伴侶，和一個充滿朝氣的家，於是喜劇變成悲劇了。

婚後的第二日，日寇發動了中原之戰。不數日，洛陽受到威脅，於是隨着逃難的人羣，我們開始了一種別緻的蜜月生活。在山中輾轉月餘，備嘗艱苦。所謂『共患難』原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多少的友誼和愛情，都經不起它的考驗，何況我們這兩個性情既不相投而又毫無友誼基礎的陌生人呢！所以當我們接觸到一些異乎尋常的現實之後，問題便來了。她的行動遲緩和遇事茫然，引起我無比的激憤和懊惱；而她遲鈍的理解力又每每忽視了我的勸告和暗示，我怎麼忍受得了呢？加以有此主觀見解之後，看見她更是動輒得咎了。因此竟使我一變往日的樂觀態度，陷入極度的悵惘和暴躁。而她呢？則越發的不知所措，顯出了非常的悵惘和不安。

那時，我的日記會有這樣的記載：

『難道結婚的意義就是把一件不能容忍的事讓他容忍下去嗎？於其每天我看見她悵惘不安，她看見我憂傷暴躁，何如取消那個所以致此的原因，以解除彼此的痛苦呢？』

當我把這個問題就商於母親的時候，她雖然覺得這回是費了力沒討好，但是『離婚』她是不考慮的。到西安，母親她們決定回家，我會請

求把她帶了回去服侍老人家，但是也被拒絕了。她們走後，除了我的一個妹妹住校讀書外，家裏面第一次只剩下了她和我。我們都有點擔心和生疏，不過在事後證明，這一段生活在我們的一生中竟佔有很重要的一頁。

我繼續考慮那樁不能容忍的事情及其解決的途徑。我擬定了三項辦法：第一是離婚，第二是準備重婚，第三是作最後一次的鼓勵和勸導。因為這個決定的重要關係着我的一生，所以不能意氣用事率爾出之。關於離婚，會記得那本書裏有過這樣的看法：『在目前的社會裏，男女地位懸殊，所謂離婚，通常總包含了一方面的眼淚和辛酸。』同時我覺着這樣辦也並不能治療我精神上的創傷。不然也和很多人一樣把她放在家裏，我再另外來一個吧！這種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可以說被認為合法的辦法，也許多少能解決了我這個問題。但是這樣把別人的痛苦鋪成自己的道路，在道義上講是要不得的。這樣經過一番深長而客觀的考慮之後，我終於冒險的決定了採取最後的一項。

在一個假日的上午，我們在公園裏作了一次我們婚後第一次的『談心』。我向她解釋我對婚姻問題的看法和希望，順便也概略的談了一些人生的意義，最後我告訴她我的那個決定，表示願意聽聽她對這個問題和我的決定的意見。

『我並沒有甚麼意見』，這幾乎已是她的口頭語，『我知道我是配不上你的，不過你要願意給我一個機會的話，我是很希望試驗一下的！』她成然的答復了我。我深深的吐了一口氣，抑鬱多日的心情似乎輕鬆了不少。

那時寇焰正熾，爲使她們姑嫂安全並安心求學起見，三十年冬由西安送她們到蘭州，借居友人處。事有湊巧，恰有一家醫院招考半工半讀的護士練習生。我會無意的和她談到這回事，等我出外回來，誰知她已剪去了那結婚前夕燙成炸彈式的頭髮，以小姐的身份前往應試了。（隨到隨考）。也許是因爲人才缺吧！她竟被錄取了，而且翌日就要搬進醫院。真想不到，我那漫不經心的談話，竟然成了事實。我當然是贊成的。馬上我向她解說護士工作的神聖意義，同時並祝福她能夠進入另一個新的人生。到第二天，我們便把她送到那個規模不大的設備完善的私人醫院裏，開始她雖比「太太」辛苦，但却較有意義的練習生活。

同時我還給她介紹一些當地的友人。原因是儘量擴大她生活的圈子，以增多她的經驗和閱歷，並把妹妹入學的情託工作，也鼓勵她大膽的試一試。不久，我們便在離別前夕一次愉快的談話後握別。那時我開始發覺已經有一個甚麼東西在牽引着她和我了。

在這分別的十四個月中，綠衣人——這值得我們感謝的使者——幫助我們交換了幾乎每天一次的信件（包括書報和雜誌）。這些信件起初無非是些知識的傳受而已，後來慢慢的其中便很自然的注入了情感的成份。由於大量通信的結果，使得我們彼此瞭解，相互勗勉。她驚人的進步更獲得了我的信任。於是愛情之芽開始滋長。不知不覺間，我們墮入了情網。由初戀、熱戀、以至於狂戀。到最後的一段時期裏，我們簡直在詛咒這個「離別」了。

我應該相信「愛情」是具有無上魔力的，它幾乎把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雖然這個變還不能變的盡如理想（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可是總已具有了一個基礎。後來當我如痴如醉的拆讀她那常常超過二十公分的來信時，我怎能不滿意的微笑呢！

不過，儘管我們是如何熱烈的，大膽的互通款曲，但是畢竟祇是「紙上談情」。嚴格點說，我們應該還是「不識面的情人」呢！這種由郵票孕育出來的愛情，經不經得起現實的考驗呢？會不會是「海市蜃樓」呢？鑑於過去那痛苦的經驗，我是不敢不做這樣保留的想法的。

三十五年春，「一種莫名的誘惑」（她的話）使她不及等待我介紹的一位朋友而勇氣百倍的帶了妹妹和箱籠沿着西蘭公路和蘭海鐵路踏上了艱苦的復員旅程。那時的交通情形是相當糟的，我很替她們擔心，她們終究是兩個女孩子呀，直到第二十五天，我從長途電話裏聽到她那還不熟練的國語（這也是我對她的希望之一）訴說之後，我才放心了。她年餘的閱歷和經驗，已經把她們平安的帶到了開封。

「我馬上動身！」這是我含有感謝和安慰意思的回話。

當我坐在從新鄉去開封的火車上時，那種興奮而複雜的心情，簡直無法形容。像是去一個約定的地方會晤情人，又像是迎娶新娘途中的剎那。我想像她現在是個甚麼樣兒呢？我猜測我們見面時的頭一句話，同時我更反復誦憶着我們事先約定見面之後的三部曲：握手、擁抱和熱吻！到了朋友家裏，她們被另外一個同事請去吃

飯。我很不自然的和朋友的家人週旋着。雖然她們儘量的取笑我，我仍然鼓足勇氣，像一個話劇演員似的暗暗摹擬着那就要到來的一幕。

她們終於回來了，我和她也終於在朋友們的導演下見了面。但是想不到我們的演技竟完全失敗了。非但沒有按照理想的演出，甚至當她進屋來時，我們彼此連着都沒有看了一眼。那種尷尬樣兒，活像是婚禮之後的洞房情景。說來真是好笑！我們盡量想出一些沒頭沒腦的話來和我們周圍的人們搭訕。他們和她們却想盡了方法來捉弄我們，越鬧越難爲情，越難爲情他們越高興。直到後來，他們和她們都欣賞够了我們的狼狽樣子之後，才不鬧了。我們也才如釋重負的稍稍正常了一點。我發現她比從前長高了一些，也豐潤了一些。看那個又說又笑的模樣（雖然我們並沒有說了一句話），比從前像是活潑多了。慢慢的，我羞澀的心情代之以驕傲，保留的想法也漸漸的消逝於無蹤。

我們把妹妹留在開封等候轉學，她和我回到了新鄉。

一件東西，當你有它的時候，你並不覺得它怎樣值得重視；可是假如在你失掉了以後再找到了它的時候，你才會對它特別珍視而加意愛護。「愛情」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在我們回到自己的小天地時，我們才有機會暢敘離懷。我們無法再控制我們奔放的情感，愛之火把我們融化了。多時的宿願償於一旦，其情景是難以描述的。在愛之河裏，我們盪漾復盪漾，不知東方之既白！

我慶幸我那明智的決定，挽救了我們的噩運

。而我們之間的悲劇，也才換演了喜劇。

三個月令人畢生難忘的愉快生活很快的過去了。我們用郵票孕育出的那顆愛情之芽，經過這番灌溉之後，愈發壯大了。我們已合而為一，不再像通信時所說的甚麼「感到空虛」了。

「我非常欽佩你的學習精神和驚人的進步！我向她表示我的敬意。」

「這應該欽佩你自己才對，」她謙虛地說。

「希望你繼續努力，奮鬥不懈！」

「這要看你繼續鼓勵和協助的程度如何了！」她聰明的用語，帶雙關的答復，滿足了我對她的這個勸勉。

我們知道，愛情並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們討論她今後的工作問題。

「依我的個性和能力而言，雖然自知做不了甚麼救國救民的豐功偉業，但是我相信我可以為那些被病魔糾纏的痛苦病人服務。假如工作不為名為利的話，我覺得護士工作確是一個值得做的事情，而且願意效法南丁格爾的精神，捐獻我的一生。不過這種工作不是全憑熱心所能勝任的，需要一種智識和技能。所以為了從事這種神聖的職務，我希望先入一個正式的護士學校，以充實自己！」她侃侃而談了，看樣子好像是惟恐我不懂似的。

這是多麼漂亮的一套理論。我能用甚麼理由反對呢？我雖然現在已知道「家」是多麼溫暖的一個東西，她的離開將使我遭受到莫大的痛苦，但是她既然能夠毅然犧牲，我為甚麼還吝嗇呢？她不是說過嗎？「我們的幸福是放在將來的。」等我調回開封工作的時候，我搬進了宿舍，

她就搬進了一家暑期的補習學校。

以一個從不習慣團體生活的「太太」，馬上跟着一羣天真的孩子們跑跳排隊和唱歌，情形是够難為情的。不過她紅着臉跟着她們排排坐了。暑假期的驕陽和燥熱，該不是好受的，可是她流着汗撐過去了。幾何、代數、物理、化學，尤其是英文，這些枯燥艱澀的東西，對於一個從未學過的人是怎樣一個威脅呢？但是她咬着牙生吞活嚥的把它們裝進去了。同時我又告訴她準備功課和應付考試的一些注意事項（這對她是需要的）。之後，她便興奮而惶恐的參加了某高級護士職業學校的考試。結果，勇氣、毅力和智慧，再加上一小點人事關係，她被錄取了。這個消息當我看了榜（她不敢去看）回來告訴她，並向她道賀的時候，她突然瘋狂的把我抱了起來，倒把我嚇了一大跳。

但是事情並不如此順利。在她懷着滿腔希望和興奮去註冊的時候，被負責人拒絕了。原來我的一位同事把她認為是一對標準夫婦的我們的生活，在閒談中善意的告訴了她的鄰居——這位負責人了。幸好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事先曾經討論過，她使我們討論的結果坦白陳述，希望能以「對於護士工作有熱心和興趣」的理由獲得邀准。她慷慨激昂至淚下，但是所得的答復依然是個「與規定不合」。她傷心的回來了，對我埋怨這個社會的不合理。她說「為甚麼結婚的女子就沒有這個權利？」「畢業了就結婚和結了婚再入學到後來有甚麼兩樣？」「學習期間的不准結婚，是否就保證終身的從事這種職業？」她想起她的努力竟得到了這樣的收穫，她偉大的理想

非但沒有得到同情，反而為一些「規定」給摧殘了。她恨這個社會，她悲她的前途，她百思不得一解，於是她絕望的痛哭起來。

說也是的，我們這個社會裏不合理的事太多了。護士學校的目的原在培養從事於這種工作的人才，而尤其注重能够使她們「終身從之」。試就一些參加考試這種學校的學生分析來說，其真能明瞭護士工作意義的為數並不算多。好多小姐們，當她們發覺「白衣天使」竟是搞那麼繁重和骯髒的工作的時候，她們後悔了，於是便相繼退學。另有一種較為清苦的學生，是用了試驗的心理投考這種「公費」學校的。考取之後，假如認為還可以，便繼續下去，否則準備轉學或是等畢業再說。無非一種過渡的打算而已。但是另外却有一羣年事稍長，有機會瞭解護士工作真諦的女子們，當她們下定決心選擇這個與病人為伍的工作為終身職業而投考的時候，她們却因「已婚」、「逾齡」等罪名被拒絕入學而「壯志難酬」了。這些不合理的事實，是多麼不經濟的人才浪費！學校方面的理由，無非是已婚的女子有家務和生育之累，足以影響她們的學習。其實這是一種杞憂。假如一個已婚或有了子女的女子還肯不顧辛勞的參加這種學習，其勇氣和決心，已可保障她的學習了。不然的話，她們既然取得了「長期飯票」，何必再來多這個事呢？當然，假若教育當局只考慮到本身方便的話那自當別論的。

無疑的，這是我給她找來的痛苦。要是她根本就渾然的活下去，又那來的這些煩惱？假若這時我不再鼓勵她，也許她就會不再信任這個社會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氣，那豈是我的原意？於是我



溫情的勸勉她，告訴她社會上不合理的事並不是永遠不合理的，我們一方面要去適應它，一方面要去糾正它。要是遇到一點不合理的事就洩了氣，那是懦弱的。不要小看自己，也許將來有機會去糾正這些錯誤。我更鼓勵她，凡做一件事，都會遇到很多的挫折，成功和失敗就看我們如何來對付這些挫折。我們怕它，它就更厲害，假如我們厲害，它就害怕了。我希望她鼓起勇氣，和這些挫折決鬥，並且準備更大的勇氣來迎擊那更大的挫折。最後，我替她擦乾眼淚，推她起來，商量我們的下一步驟。

我們同意了更大的犧牲：「登報離婚！」在我們這個社會裏，「離婚」是被視為不道德的。當我把稿子送到廣告主任面前的時候，他堅持上面要蓋一個「舖保」，好像「舖保」比法律的效力還大。於是我只好遵照辦理。當我向他說明來意，要求把他們那個木頭塊蓋一下的時候，他們異口同聲的以「這是缺德的事」的理由拒絕了我。不得已，我和她帶了身份證明去報館，說明真相，表示這並不是「不道德」的行為。於是那位主任才首肯。同時當那位學校負責人看到她拿去的報紙的時候，也才被感動的答應了。

這以後，我們會竭力避免那些足以使我們增加困難和煩惱的事情。

第一學期終了，她的成績單上註明了「實習成績第二名」。

第二學期結束，她仍保持了她的光榮成績。學科方面有顯著的進步，並且在代表該校參加全市青年健康比賽的機會裏，得了女子部第一名。

我們真是萬分愧對學校負責人。我們不該在她的假期內渡過了一段使人忘形的歡快生活。

第三學期完了，她吃力地完成了她那繁重的自治會長職務。

第四學期開始，她便「請假返里」了，而學校也「心照不宣」的限期返校。幾個月後，當她的同學正在準備期考的時候，一個代表她也代表我的「小寶寶」來到人間。人們的讚美給她以極大的安慰，可是更大的挫折也跟着來了。學校通知要她退學。她一年半的努力，就此付與流水。這能說是我們的「罪過」嗎？「學習與愛情」難道真個就是「熊掌與魚」嗎？我們在激憤之餘，只有詛咒這個不近人情的社會了。

產後的她，對於這件生疏的工作是緊張而有趣的。「小寶寶」給她帶來了希望，也帶給她更多的人生樂趣。但是每當她看到小寶寶那可愛的樣兒時，她總聯想起那病人痛苦的呻吟。她覺得小寶寶固然可愛，可是痛苦的病人更值得同情。她不願意爲了小寶寶拋棄那些病人，她想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來，免得顧此失彼，心裏不安！

她覺得這個問題在目前雖然比較困難，但是在一個終究就要來的社會裏不會有甚麼不方便的。她憧憬着那美麗的遠景，決定忍受目前的痛苦，繼續那被迫中掙扎的智識和技能的學習，以備將來施展她那偉大的志願！

現在她已經和一願幫助我們奮鬥的熱心朋友商定，在她學習期間，把小寶寶託管到那位朋友家裏。同時她已開始整理那些書籍和筆記，準備再找一個「機會」來繼續學習了。

這個「機會」會不會來呢？何時來呢？

這個由我介紹給她的問題，雖然不一定是我可以解決了的。但是我有足夠的勇氣來全力協助她！同時我也具有充分的信心，「終有那麼一天，這個機會會要來的！」

最後，讓我擇錄「芳草天涯」代序中的一段來結束這個故事的回憶：

「有一種情形，或者說就是我們現在智識份子間的情形，把結婚看做一個目的，丈夫把妻子看做一種享受，妻子把丈夫看做一輛車子。丈夫繼續工作向前進步，回家休息享受享受；妻子擠上車子就坐了下來，再也不必進步。丈夫如果造成她的甘願不動，或者不管她的坐了下來，他的向前的運動也必然受累。祇有雙方一起進步，這運動才能繼續，幫助妻子也幫助了自己！」

# 金城銀行

## 禮券

餽贈最宜

人人歡迎



# 子宮癌新消息

劉本立

——美國通訊

子宮癌是一個很有歷史性的毛病。遠在西曆六百年的時候，就有一個名叫保羅的人開始記載它。但是一千多年來，子宮癌仍是首屈一指的創子手！據美國的統計，美國人民死亡的原因，以痛為第二多數，而子宮又是癌症極常發生的地方，可見關於它的知識，我們還欠缺得很多。

本文要告訴讀者的是幾件關於子宮癌的新消息。這些消息只是比較新，因為有些已有一二十年的歷史，只是直到現在才開始熱鬧。第一件要說的是用陰道分泌裏的細胞來診斷子宮癌。這件事遠在二十年前就有美國巴尼可勞醫生倡導了。當時這件事並沒有引起一般人的興趣，直到最近這些年來，醫界才開始大規模的試用。這個診斷法的原則是這樣：子宮腔子宮頸和陰道壁都有表皮蓋着，當細胞年齡大了，它們就漸漸脫離下來，隨着子宮和陰道的分泌流出來。這個現象可以在我們的皮膚上看到。當洗澡時，你可以在身上擦下許多灰白色的小條來，那些就是將要脫離的老細胞。在正常的時候，這些細胞隨着月經的週期而顯示出每一個階段的個別典型。當痛發生時，你就會在這些細胞裏發現不速之客，我們滿寫那些猙獰的面孔，因為那些就是惡性細胞。

診斷的方法是從子宮頸和陰道裏取出一些分泌，塗在玻璃片上，然後將它染色，放在顯微鏡下檢視。不論痛是長在子宮裏或子宮頸上，這個

塗抹標本常能告訴我們這些危險份子是否存在。

這個診斷法比較簡單，在一二小時之內，標本就可製成，在設備比較簡陋的地方，應用它比較容易辦到，同時製成標本省時，可以從速診斷。但是它也有許多弊病，最大的弊病是它的準確性不太高，也許只有百分之七十的成就，同時鑑定細胞的善惡是一個極專門的學識，非專於此道者不能有效的應用它。當然，這些弊病不能抹煞它的功效，至少我們可以用大規模的應用它，拿它當做一個濾紙，這樣也許可以多發現幾個早期子宮癌的案例來。有許多人同時採用這個方法和組織切片法來彼此對照。一般的說來，後一種方法比較靠得住，不過也有少數的例子是組織切片法沒有找到癌細胞，而巴尼可勞的方法找着了。

所謂組織切片診斷法，是從有嫌疑的器官上（例如子宮頸）取下小塊組織，將這組織用機器切成極薄的片子，要比航空信箋還要薄許多倍，然後把這薄片裝在玻璃片上，染了色，然後放在顯微鏡下檢視。這是一個很老的法子，如果片子裏有癌細胞，你一定會認識它，也一定會找到它，不會有什麼困難。可是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像在最早期的子宮頸癌，它只佔據子宮頸極小的一個地區，如果標本不是從那裏取得，我們怎會發現痛呢？所以現在的辦法是要注意選擇採取標本的地方，如果沒有特殊可疑的地方，我們就該

從子宮頸四個不同的地方取得組織。

說到這裏，我想讀者應該知道在顯微鏡下癌細胞到底是什麼樣子？它有五個特徵：（一）它的大小不一；（二）它的排列不整齊；（三）它的細胞核着色特別深；（四）細胞分裂特別多；（五）它會向他處推進，侵入不應該去的地區。

在數年前，除非這五個特徵都存在，痛的診斷就不成立。但是現在的觀念在轉變了，如果切片裏有了前四種特徵，這幅畫就足夠讓我們下一個判斷，因為嚴格的說來，這就是我們千年來要尋找的最早期癌症。如果你在標本裏看到癌細胞已侵入到下層組織，那就等於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失了守，後患不堪想像。

美國約翰霍普金大學的狄林醫生，曾經研究過無數的切片標本，他證明這個新觀念是正確的。他發現好幾個老切片標本都具有前四種特徵，當時沒有人認為那是癌，但是經過三五年甚至十二年以後，第五個特徵終於出現了。因此他大聲疾呼的要求婦女們注重定期檢查（每半年一次，必要時隨時就醫），這個事關生命的保健問題，他說在他所發現的這些最早期子宮頸癌的案例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絲毫病狀，一旦病狀出現，痊愈的希望就減低得太多了。

許多年來的精確估價，認為用鐳和愛克司光來治療子宮頸癌比較施行手術結果好。痛的傳播好比水澆在泥土裏，沒有明顯的界限可以分明痛和正常組織，如果想用手術來斬草除根，那是極不容易的事，除非手術在癌症最早期施行，或者就得大量的割去許多正常的組織。下面我將簡單介紹這兩種手術。

從前德國有一個馮德漢醫生，爲子宮頸癌的患者施行手術，原則是盡量剷除含有癌的組織。例如子宮本身和它附近的纖維組織、兩個輸卵管、兩個卵巢和淋巴腺，但是結果並不怎樣好，而因手術而死亡的倒不在少數。因此許多年來，鐳和愛克司光在治療上佔了上風。自從這最早期子宮頸癌發現後，手術治療又有死灰復燃的趨勢。狄林醫生主張將全部子宮和它週圍的纖維組織，兩個輸卵管和一個卵巢剷去，他特別留下一個卵巢，因爲他不希望二三十歲的女子失去了她的性內分泌素。關於這一點，曾有人大加反對，因爲過去的學術認爲性內分泌素是足以刺激癌細胞的繁殖的，留着一個卵巢無異減少痊愈的機會。狄林醫生也承認這是一種試驗，但是如果試驗成功了，老學術就被否證了，年青的女子也不必無緣無故失去了維持青春的內分泌素。

大約在半年前，美國紐約彭士威醫生發明了一個所謂『全美手術』(All American Operation)，是爲治療後期子宮頸癌的。爲着什麼這手術名叫『全美』，答案還未找到。這個手術是要將子宮、膀胱、直腸、陰道、尿道和肛門全部拿掉，留下一個四大皆空的盆骨腔。當然，這樣不免破壞了大小便的機構，補救的方法是將大腸的下端接在腹壁上，又將從腎通下的輸尿管接在大腸上，以後大小便就從腹壁的洞口排出。我剛好有機會看到約翰霍浦金醫院施行第一個這樣的偉大手術。這次手術費時四五小時，輸進的血量爲六千西西。依我看來，這個手術多少含有一些『死馬當活馬醫』的意思。但是我們總希望它能爲這些閻王門外的人帶一些好消息。

### 孕婦的問題

家雜誌編輯先生：

我今年二十二歲，新婚甫三月，婚後月經即未曾來過。除初起有食慾不振胸悶等病象外，現一切均已恢復正常。雖也曾讀過貴社的『孕婦保養法』，但仍有數疑問不解：

(一) 我身軀較爲矮小，而乳部頗爲發達，因此家母勸我把每天的一頓牛奶取消，恐怕孩子太大了生產困難，此說是否合理？

(二) 懷孕期間是否應絕對禁止性交？偶一爲之是否會影響孩子健康或智力，而使孩子肢體受損或成白癡？絕對避免是不是可使孩子特別聰明？

(三) 常見報載有關『怪胎』的新聞，是否母親的過失？怎樣可以預防？又所謂胎教，做母親的應注意些什麼事？

(四) 有人在懷孕六七月起即分泌乳汁的，是否因爲不潔或撫弄之故？應如何注意？

(五) 據家母說，田螺、甲魚、蟹、冰淇淋之類不能吃，而荸薺亦在禁食之列，有無理由？及其他還有忌食之物否？

(六) 我是一個職業婦女，事業家庭很難兼顧，如果孩子出生後即餵以乳粉，是否可能？

以上數問，希望先生能抽暇於下期『家』中答覆，感荷萬分！專此奉懇，祇頌

台綏

邵靜華鞠躬(上)

靜華女士：

恭喜您！

少吃脂肪類的東西。牛奶極富營養，是孕婦所必需的食物，因爲可以幫助孩子骨骼的形成，所以不可取消。這類的事如有疑問，應該去請教醫生，不要隨便聽老人家的不科學化的話。(但是這並不是勸你不要聽母親的任何話，也不是勸你不要，請勿誤會！)

(二) 懷孕期間不必絕對禁止性交。但是有兩個時期最好能避免性交，就是在懷孕的頭三個月，因爲有人容易在這個時期流產；還有就是在懷孕七個月以後，以免有出血和感染的危險。懷孕期間的性交應該比較當心一點，但對孩子的健康或智力，是不相干的。

(三) 怪胎不是母親的『過失』，這是遺傳的或『偶然』的，無法預防。胎教方面，現在的科學認爲過去的許多傳說和猜測是沒有根據的。做母親的人祇要過正常、衛生、快樂的生活就夠了。

(四) 懷孕六七月即有少量乳汁分泌出來，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有些人懷孕兩三個月就有乳汁分泌了。)乳頭應該保持清潔。在八個月以後每晚睡前可以用百分之五十的酒精輕洗乳頭，使乳頭較硬，以備嬰兒吸吮。

(五) 懷孕並不是生病，所以平常所能吃的東西都可以吃，不必禁忌。如果你平時吃了田螺、甲魚、蟹、冰淇淋之類並無不適，那麼懷孕時也就不必禁忌了。

(六) 嬰孩出世之後最好能吃母乳，至少在頭三個月應該儘可能讓他(或她)吃母親的奶。因爲根據醫學界的調查，吃母乳的嬰孩往往發育得好一點，健康一點，少生病一點。

家編輯部



神  
愛  
吳 盛

許久沒接到老鄧的信了。聽

說他害了肺病，住在郊外一家私人開的農場裏養病。我本來就打算去看他，可是他那裏交通不便，雖有一條狹狹的公路，但並不通汽車。往來除了騎腳踏車，僱人力車外，就要靠兩條腿步行了。路雖不遠，大約二十五華里，但以城市人看來，就未免太遠了。我一個人沒有那種興趣，也沒有這種閒功夫，就一直拖延下去了。

忽然，有一天將近晚上八點鐘了，我在寢室裏正看報。圍進一個人來，我抬頭一看，忙跳起來，緊緊握着他的手：

「老鄧，你怎來啦？我老想去瞧瞧你，老沒去……」

「你簡直把我忘記了，……你知道，我在鄉下寂寞死了。」

「真對不起，……你臉色不錯呀，略略有點瘦而已。」

「我臉色不錯？真的？」他摸摸臉頰，很認真：「樣子不難看吧？」

我就認真端詳他起來，老鄧身材本來就很不錯，身上穿一套花格子呢西裝，也非常英挺合身

；臉雖清瘦，但頗有精神，顯然他的病養得很好了。我看老鄧似乎很高興知道他病養好沒有，我就半玩笑式的說：

「好的很，好的很，依然英俊如昔，一點也不走樣兒，哈哈！」

「又開玩笑笑了……」老鄧坐下，他就約略報告他發現肺部不健康的情形，和在鄉下養病的情形。他不住的描寫他的病中趣味和心情：

「……一個人病了，才知道不病的人是多麼的幸福。我這種富貴病，很討厭，說不是病，但病得並不輕；說是重病，但又能吃，又能喝，又能玩；因此我這兩個多月裏就悶死了。鄉下除了農場那位朋友每星期來看我，工友每隔一天進城拿信件，報紙也難得看見當天的。想找談心的人也沒有。靜是真靜，一到了晚上，農場十來個職工就關門睡大覺了。我一個人又不能早睡，又不敢寫什麼，一寫東西怕頭暈。幸而朋友一架短波收音機救了我啦。我到晚飯後，就躺在牀上，把收音機放在牀前小桌子上，我舒舒服服的躺着，就可以和遠處的世界相接近了。你不知道，病裏最怕冷靜得像真空那樣可怕。病人——尤其像我這樣神經質的年輕人，最怕死沉沉的寂寞；自然吵鬧也是受不了的。我喜歡有溫柔的，細碎的，平常的歡笑的聲音；喜歡家人般親切的，嗚嗚細語的談話。不一定要和我對談，我倒願意在一旁靜靜的聽着，我聽見那些人們的真誠而本來

面目的聲調，語言，或者歌唱；我那空虛寂靜的，無處安放的心，就可以充實起來，溫暖起來，安定起來。你懂得我的心理嗎？所以我故意把收音機開得低低的，使放出的音響非常柔和，非常像人的聲韻。這架收音機很好，所以聲音異常純正，毫無雜音；如果在房門外聽見收音機裏報告和演講，幾乎以為是有人在屋子裏談話呢。」

「老鄧，你除了聽收音機，還有什麼消遣辦法？」

「白天我可以在農場附近玩，找鄉下孩子去爬小山，檢河邊石子，談談鄉下事兒；我學會釣魚，摸螃蟹，用土槍打鳥，用蘿筐捉麻雀……」

「你很舒服呀。是不是？可惜就缺少個愛人陪陪了！」我笑了笑說。

老鄧忽然神色之間，好像勾起了心事，他想了想說：

「喂，你曉得有一家電台叫四達電台嗎？」

「四達電台，不是那家在中正路什麼四七〇號的小電台？」

「你有沒有熟人？」

「你想到電台上表演你的男低音獨唱嗎？」我開玩笑說。

「我不過打聽打聽而已，沒什麼。喂，老兄，你下禮拜下鄉來玩玩如何？我一定盛大招待你一次。」老鄧把帽子戴上，握着我手：「並且我有一點有趣的故事，向你說呢！」

「什麼有趣的故事？」

「你去吧，你下鄉我再慢慢告訴你好了。」

「你這樣晚到那裏去訪友？」

「我到一處地方辦點小事，然後到農場朋友

家裏去過夜，明天下鄉。」

老鄧匆匆走了，我不知他突然進城有什麼事。但我知道老鄧的個性和脾氣；他有點浪漫派詩人的風度，極富幻想，而且頗有兒童那種天真熱情的心理；他頗害羞，不喜交游，而且存生人面前永遠是沉默的。只有一兩個朋友，比較了解他，他才會滔滔不絕，發洩他深心的幻想與理想。

二

這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借了一輛腳踏車，就到鄉下拜訪老鄧。

農場附近風景很好，有山有水，農場範圍很大。我才跨進大門，就看見老鄧穿着運動羊毛衫，燈籠褲，在農場辦公室走廊上和一羣鄉下孩子們玩。看見我，就大聲笑起來：

「一點不失信，來來！我們進去坐坐吧。」

老鄧真像孩子似的那樣高興，陪我參觀了農場之後，就到他的臥室裏去坐着閒談。我看他住的房子裏佈置得很乾淨而幽雅。床頭小桌子上果然放着一架外表銀灰色的 RCA 收音機。在屋子另一面已經臨時給我搭好一張行軍床。這天夜飯，果然非常豐富，有雞，有豬肉，有魚，吃得很快。

飯後我們又繼續玩了一回。老鄧說：

「你對於這裏一切都感覺滿意嗎？」

「很滿意，很好。」

老鄧微笑的走進臥室，把收音機打開。他就

說：

「等到九點鐘，我請你跟我一樣，舒舒服服脫了衣服，靜靜躺在床上，領略領略一種神秘的

幽靜氣氛吧！」

我們到了九點鐘，就都上床睡了。老鄧先把唱着黃色音樂的收音機關上，把電燈也關上。這時鄉下那種深遠而沉重的寂靜，籠罩了全室，遠遠僅有輕微的犬吠聲。此外一切都浸於寂寞孤獨的境界內了。我沒說話，老鄧更特別沉靜。我心裏想——他搞什麼鬼呢？忽然又寂靜起來了。

我以為老鄧一定疲倦了，懶得談話了，我也就閉目打算睡覺。忽然我聽見一種輕柔的，甜蜜的，低低的，細膩清楚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的透入我心中：

「各位小朋友，今天我要跟你們講個故事，講一個正義的小孩子，怎樣幫忙可憐的朋友，救他們脫險的故事，你們高興聽嗎？你們聽呀，從前……」

我那靜寂凝神的心情，此刻完全給這清脆甜美的，意外溫柔的聲調所吸引了。我從來沒聽見過這種女性溫和的，動人而並無誘惑性的，雖輕淡而十分甜蜜的說話聲調；這種女人的聲音並不像故意造作的，她彷彿是年輕母親，或者大姐姐在和自己的弟弟們講話。我給這種聲音漸漸迷住了，我輕輕想起許多莫名其妙所自來的想念，片斷的美麗的回憶，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愉快的心情在流遍全身，我自己幾乎變成小孩子似的，對那故事感到親切而有趣味。忽然，故事講完了，那甜蜜的聲音就好像在我們面前輕輕的：

「各位小朋友，現在九點半了，故事也講完了，祝你們晚安！」聲音微帶鼻音笑了笑，就停止了。我失神的靜靜的躺着，我完全安靜了，我此刻沒有一點雜念，我只盼望這甜蜜安靜親切的

聲音再繼續下去。我聽見老鄧細微的呼吸聲音，他輕輕的動着，彷彿像正做着甜美的夢，擔心要打破他的幻夢，所以那樣小心，那樣注意的微微動了動。這時我們又聽見那甜蜜的音波，在這恬靜的小室中輕輕的盪漾着，像細絲般纏繞着我們的心：

「下一個節目是家庭音樂，請各位將要安息的父親們，母親們，孩子們，在你們安適而軟軟的床上，安靜的聽……」於是幽靜的甜美的樂音瀰漫了全室。我們完全像在半睡眠的狀態，慢慢的，慢慢的似乎已經步入睡鄉中，我彷彿做着夢似的，突然音樂聽不見了，那甜美的聲音又在我耳朵邊拂動着：

「今天的廣播節目完了，我想各位先生，各位太太，各位小朋友都要安眠了，明天見吧，祝你們晚安。」這聲音靜下去，大約半分鐘了：

「DM 先生！我祝您晚安，明天見！」一種輕輕的，充滿熱情的嬌笑，盪漾着，慢慢的鑽入我的心靈深處去了。

不曉得睡了多久，我醒了，我感到靜寂充塞了全室，我摸着電燈開關，打開了燈，我看見老鄧舒攤了兩隻手臂在被外，舒舒服服在睡着，他臉上帶着微笑。我不忍驚醒他，我又熄了燈，我想起方才最後那聲音：「DM 先生！我祝您晚安，明天見！」這是什麼意思呢？「DM 先生何許人？我想不出所以然來明天問老鄧再說吧，於是就睡了。

第二天，我醒了，恰巧老鄧也醒了，他在床上叫我一聲：

「老吳，早安！」

我忽然想起昨天的那個疑問，就急不暇待的說：

「喂！老鄧，這是什麼電台的播音，我從來沒聽見這樣好的廣播。」

「四達電台的節目。這私人小電台和別的電台不同，他們沒有那種可怕的，下流的，庸俗的節目；他們注重教育性質的，文化修養方面的節目。」

「哦，四達電台，我似乎沒聽見過他們的廣播。」

「在擾擾攘攘，充滿雜亂庸俗嘈音的電波裏，你那裏會聽見她的聲音！」

「老鄧，她是誰？」

「就是昨天擔任廣播的甜美聲音！」

「她的聲音簡直是動人的音樂！我昨天完全給她的聲音控制了！」

「不是控制了，」老鄧修正了我的笨拙的詞句：「她深深的撫慰你的心靈！」

「對的！」我笑了：「不過，她最後那句話，我不懂是什麼意思？」

「就是那句「DM先生！我祝您晚安，明天見！」嗎？」

「DM是誰？」我掏出一枝香煙來，點着火，躺在床上一面吸一面想。

「你猜得看？」老鄧微笑着起床穿衣服。

「DM？DM先生？DM自然是名字了，D是鄧，M呢？」

「M是「明」！」老鄧微笑着看着我，他顯然高興起來，孩子般的得意。

「哦！鄧明！就是你，哈哈！」我坐起來：

「該死，DM先生是你？」

「不錯，她每天晚上都向我道晚安，這樣已經兩個月了！」

「你認得她？」

「不認得！」

「她為什麼要特別加上這一句話呢？她認到你的，別騙我！」

「你不是要聽我的小故事嗎？」老鄧笑着拉我起來：「來，快洗臉，吃早點，我詳細告訴你！」

早餐完畢，我們就在外面田塍上，迎着朝陽，呼吸着清新空氣，慢慢走着，老鄧告訴我，他這兩個月裏養病所發生的一段小故事。

三

「我漸漸被這種感人心靈的聲音所籠罩了；我覺得她就坐在我床邊，她正輕輕的給我拍着；正親切的，低聲的在我耳邊說着話……我於是就完全安然入睡了。我自從聽到她的聲音，我把失眠症治好了，我的悲觀，怔忡不安的心理，完全改變了。所以我後來病養得十分順利。朋友！你想，我是不是把整個的心靈都浸沉到這神秘的，甜美的聲音中去了呢？」

「我摒除所有的電台，專收聽她的聲音。她在这小小電台裏，是一個重要的主角，她除了担任報告之外，她還有「家庭問話」節目，還有「講故事」，教授國語，朗誦劇本，以及許多臨時報告節目。我完全拜倒在她的聲音之下，老吳，你笑什麼？你說我愛上她了？不錯，我真的愛上她了，我的愛，與以前的愛完全不同。你記得李

小姐嗎？我愛她，但我覺得不是純粹的愛，我愛李小姐，可是心理上怔忡不安，煩惱苦痛……但是現在我愛的這聲音，她給我以安寧，甜美的幻想，她叫我心靈舒貼解放了……總之，我不能描寫出我的愛，究竟與以前有怎樣的區別，但那一定是無別的！我每在晚上安眠之時，就感到心靈有無限的安慰，我彷彿小時在姐姐的懷中，聽她講着故事，講着，就酣然入夢了！你不要笑，你以為我假的嗎？我只要聽見她的聲音，每每就有這種幻想。」

「後來呢？你就沒設法打聽打聽她是什麼樣的小姐嗎？」

「我有很多次，想打聽她的底細，不過我又遲疑起來，我只打聽到她的姓名——姓趙……老實說，我不願冒昧的走着好像一般人追求愛人的庸俗的路，而且我不打算和她見面。」

「那她何以知道你的大名呢？」

「我雖然不想見她，但願意把我心靈的一切揭示給她。所以我上個月就給她寫了一封信，那封信完全很平常，很像十年熟朋友寫的信。我把我心裏所感觸的，我的近況寄給了她。我沒有打算她回信，因此我沒有給她地址，署名就用DM兩字。我等了兩天，我開始寫日記了。我從來不寫日記的；但現在我認真仔細的寫日記了。我每天把日記——其實完全像片斷隨筆，雜記似的，坦坦白白，誠誠懇懇寫了，寫好，寄出去給她，日記就是寫給她看的。」

「哦，你這個求愛的方式真特別真有趣！」

「不對，我並不是求愛；我像跟家裏人，跟知己談閒話而已。」

「後來呢？她就在播音機上和你交談了？」  
 「她沒說過別的話，半個月後，她就在播音節目完畢之後，開始那句「DM先生，我祝您晚安，明天會！」的話，一直到現在，她沒說過別的話。」

「這位小姐也是一位怪人！」  
 「我覺得不怪，我覺得她懂得我的心情，她深深了解我。她不麻煩我，她會撫慰我，從無意的到有意的撫慰我。」

「以後呢？」  
 「一直到今天，我們依然這樣；上星期我本來要到四達電台去看看，我不是向你打聽過嗎？後來，我走近那電台所在，心裏又變了主意，我快快回來，沒有破壞我的原來主張。」

「你打算永遠不去和她見面嗎？——你這個怪人！」

「至少在最近，我決不會去見她面的！」  
 「你真是一個古怪的年輕人！」我沒有辦法形容他，只好這樣說。

老鄧微笑了，那是一種非常安然自得，愉快的微笑。  
 次日，我就離開這位愛上甜美電波中的聲音的青年人，回城裏去了。

我因為自己沒有收音機，所以沒有再去聽那甜美動人的聲音了。  
 一週後，我接到老鄧一封信，一個小包裏。信裏寫着：

「老吳：這個包裹請你親自送到四達電台交給趙小姐好了。我有三天沒聽見她廣播了，代替的是另一位可怕的小姐，她簡直在扭扭捏捏撒着

嬌似的，我幾乎要失眠三夜了。她一定病了，請你打聽清楚，詳細告訴我。」

我就拿了那小包裏（裏面大概是吃的東西）找到四達電台，我和工友說明來意，把包裹交給他。我好奇心忽然爆發，就探詢工友：

「趙小姐病了嗎？她不住在這兒嗎？」  
 工友就老實說，趙小姐病了，這兩天在家裏養病，害什麼病不曉得，你要打聽，等她大小姐來的時候就可以清楚了。

我聽了「大小姐」三個字，有些出乎意外，我說：

「她大小姐幾歲了？」  
 「十來歲的小女孩子，聰明極了……她沒病的時候，天天帶她來玩的。」

「那……趙小姐的先生呢？」  
 「她沒有先生，她守寡快六七年了！」

我匆匆跑回家去，打算把這奇怪驚人的消息告訴老鄧：我打算把他的幻想一下子打破。我告訴他，趙小姐是個寡婦，有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我正想往下寫信，突然我又想起老鄧的樣子

來了——他那詩人樣子的憂鬱的黑眼睛，他那多感的心靈，他那孩子般天真的神色，他那熱情流溢的談吐……我竟這樣殘忍的把他美麗的幻想打破了嗎？我忍心以庸俗的觀念，破壞他們之間的

「神愛」嗎？我辦不到，我如果這樣，就等於殺死這位可愛的神經質的青年朋友的生命，我辦不到的。於是我就寫了一封短信給他：

「DM先生：你的「美麗的聲音」病了，你該去信安慰她……」  
 第二天，老鄧進城，他帶了農場裏出產的水

菓——美國種橘子，新鮮的雞蛋，整桶的鮮牛奶……他打算自己就動手送去了。我忙拉着他：

「你自己去嗎？我替你去如何？」  
 「不必，我送到電台去，請他們轉送。」  
 「你還要打聽她的病狀吧？」我心神不安，急了起來。

「是的！」他捧了東西出去了。我不覺跟着他走出門口，看着他走了。我彷彿看見他垂頭喪氣的回來，我彷彿看見他又病倒了，失眠了，發燒了……我祝福他，不要遇見那多嘴的小工友才好。

下午我遇見他，他沒有變樣，他向我安靜的說：

「她的病不過受涼而已，快好了。我今天就回鄉下去。」

「你打聽過嗎？」我担心的問。我看好像秘密沒有洩漏似的。

「是的，一個職員告訴我的。她明天就照常上班了。」  
 老鄧走了。這兩天我很掛念老鄧，我也掛念那美麗的聲音。特別到一個有收音機的朋友家去聽廣播。當我又聽見這甜蜜的，溫柔的，幽靜的，親切的聲音，我就心安了，沉靜了，舒服了。

在報告節目完畢時，我凝神的等着她微笑的報告最後一句話。果然：

「DM先生！謝謝您的禮物，我好了，祝您晚安，明天會！」

我聽見聲音是微笑的，甚至於我感覺到她在微微的喘一口氣似的。我想，難道我也變成神經過敏的人了嗎？



# 兒童的報復與妒忌

章以文

我覺得與其從什麼叫做報復？什麼叫做妒忌？這樣呆呆板板來談兒童心理，倒不如輕鬆些先講幾個由中外教育人士所親自碰到的故事，再從這些故事中去體認一切，探討一切。

## 例一 他們把我打倒還譏笑我

馬利是一個又可憐又可氣的小女孩，她不需催促就談及她的興趣，遊戲生活，與偶爾所看的電影。她說她恨洋囡囡，喜歡玩球，並喜歡街道上的遊戲生活。馬利自己沒有抱怨過家中生活。但是你可以看出她的不快活來，在談話結束之前，她即談到偷竊，很坦然的講她的偷竊。無須發問，她自己便講，沒有人喜歡她，她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她說：『別的女孩子不喜歡我——她們把我打倒並譏笑我，我只偷那些譏笑我與我不喜歡的人的東西。』

**討論**——據報告這事實的湯木氏說：『偷竊是馬利的一種報復方法，並且成爲對那些傷她感情並譏笑她的一種極相簡的反應。她將所偷的東西損毀或是藏起，足證她雖祇六歲，已經明白她的行爲的好壞。她知道成人偷竊的有什麼結果。她將偷竊與警察，監獄連在一起。她很怕被人查出她偷竊，並且能非常巧妙地掩蓋她的行爲。所以這種兒童的行竊是症候，而根本的病在

於自覺沒有人同她要好，要欺侮他。這種小孩，假使不明瞭她的原因，無論怎樣處罰也是徒然的，反而要增加她心理上的不健全。於是只有用種種方法去調查分析她的一切。我們認爲該孩沒有抱過家庭生活，是值得追究的，至於爲什麼要恨洋囡囡？爲什麼別的女孩子不喜歡她？……均須根據調查或分析所得，然後始談得上適當的治療。必要時，伴侶等待她的態度，也得設法指導，使之轉變。

## 例二 原是好朋友的東西

有一個十六歲女子被告，因爲她偷入人家房屋。由調查知道她會三次偷入她最要好的女友家中，去偷她的衣服，冰鞋與戒指。她將這些東西很小的藏起來，也不用，也不賣。由很詳細的調查，查明她雖然很喜歡她的女友，但有時她很妒忌她的女友。尤其是在女友穿新衣服時（這是在她自己父母所不能供給的），她的妒忌更甚，在她發生妒忌之後才去偷竊。

## 例三 好像就偷到他們的學問

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偷竊同學的眼鏡多至五十餘副。眼鏡既不能帶，又不去賣，爲什麼偷

到這樣多呢？結果乃是爲了妒忌同學們的能力比他好，他好像以爲偷了他們的眼鏡，即偷到他們的學問了。

**討論**——妒忌是一種極複雜的情緒，這種情緒，雖然有時也能促發個人的努力與進展，但就大體上講，常會使妒忌者對於妒忌的對象，發生忿怒與仇恨。他覺得自卑，受朋友與鄰居的輕視。這能妨礙他的自尊心，降低他的自重心。所以雪恨與報復的慾望，往往也會隨着發生。嚴格地說：妒忌的動機，多少含有一些消極的成分，此種妒忌的情緒發展到極點，接着便會發生各種不幸的結果，無疑地，行竊就是結果之一。

那末分析足以引起妒忌情緒的因素，自然成了矯治這種偷竊行爲的要圖，現在先來檢點一下我們的教師，我們以爲這是很普通的。

(一) 不適當的態度——生得或穿得漂亮些的小朋友，教師會特別歡喜些，時常拉着手，有談有笑，算術老師特別接近算術好的，體育老師特別與運動好的表示親熱，同時國語老師有他的愛徒，勞作老師也有他的愛徒，甚至由愛徒而變成寄女寄子的也是常有的事。這樣無形中把少數兒童的地位特殊化了，使一般的兒童只覺得自愧不如，簡直無處可以容身。於是很自然地便引起了大批的妒忌者，不過妒忌的程度各有不同罷了。由嫉妒所引起的火氣，澆沸了全身的血，發出一種力，催促她去作惡去犯罪。

(二) 不合理的比較——有許多教師對一般智力不同，年齡不同的小朋友喜歡作種種不公允的比較。這種方法也很容易引起兒童的妒忌心。從實際上講來，兒童的性情、能力、興趣等



是無法相等的，不但遺傳各異，即所處的環境也根本不會相同的，所以我們無法強其相等，最好是使每個小朋友把他前後的兩個自己作比較。

當然啦！問題決不會這樣簡單，同時我們更不能這樣地武斷：把引起兒童嫉妒的因素，統統歸罪於教師，湯木氏說：『沒有別種情緒的發展，比嫉妒受早年的影響更大。』可見父母的影響比較教師更大，照一般人的研究，以為家庭中足以引起嫉妒的普通情況是：

(一) 疏忽——通常家庭中第一個孩子常能博得父母特殊的寵愛，無論是吃的，穿的，或玩的，都有着獨享的權利。他的一言一動，甚至是一顰一笑，也能得到父母的注意。可是在第二個孩子產生後，無形中父母的態度轉移了，使第一個孩子頓時覺得情況是變化了，他的地位給新嬰兒佔去了，因此很自然地會生出一種嫉妒的心理來，但也決不肯甘休，仍想竭力追復他失去的地位，於是他就乘機發作許多惡劣的行為，使父母不得不關心他，愛護他。或竟對新嬰兒因嫉妒而發生仇恨。倘使做父母的當新嬰兒快要降生的時候，預先便設法使他對新嬰兒發生興趣，生了新嬰兒，對他還保持相當的眷顧和注意，這樣，至少可以減弱若干的嫉妒於無形。

(二) 偏愛——有的父母會共同偏愛某一個小孩，有時父親愛這個，母親愛那個。於是親子間的愛情便發生了歧異的現象，兒童的嫉妒和紛爭也接着發生了。殊不知家庭中最被厭惡的兒童往往因嫉妒而趨於反社會的境地；有時也會極端的偏強或頑皮以發洩他的痛苦；也有的會走上消極之路變成一個懦弱，胆怯，或不能自動的人。

所以在兒童很小的時候，父母就該博得兒童的信心，使他能樂意地尊敬你，同情你，這樣，親子間的愛情，決不會有偏私的現象，自然兒童的嫉妒心也能無形減少了。

(三) 謬讚——不幸有許多的父母，故意對家庭以外的兒童表示疼愛的態度，以使自己的兒童發生嫉妒為快事。稱他們的嫉妒為靈巧，並且常常鼓勵誇張，或者常常主觀地稱讚一個兄弟或姊妹，也能引起兒童的嫉妒。譬如母親不喜歡大女兒，就會有意把小兒子抬得天樣高，在客人面前說：『這孩子年紀雖是那麼小，可是什麼都比沒出息的姊姊好，只有那個小丫頭最討厭……』小兒子聽了，趾高氣揚地豎起大姆指，點着鼻尖稱好漢。結果，他做了範圍以內的君主，不能承認別人的優長，並且也不能容忍。大女兒呢，却是畏畏縮縮地站在旁邊嘆氣。唯一的途徑，便是由怨而妒，甚至造成種種的罪惡。

其他如獨子或因病不能在早年與別的兒童交接而祇有過分疼愛或顧慮的母親為伴侶的兒童，很可能的會有同樣的危險。明白了這些，我們就不難定下幾個減弱或補救嫉妒心的發展的原則。至於如何去應付因嫉妒而偷竊的兒童？也儘可以由聰明的父母教師們把握了這個廣泛的原則去相機運用了。

(一) 要以同樣的態度對着你所有的學生或兒女。  
(二) 不要依據個人的偏見而施以不合理和不公允的比較，甚至加以誇獎懲罰。  
(三) 培養兒童共同遊戲的精神，並要使他們能彼此融合。

### 這是不是暗疾？

家雜誌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剛結婚未滿三個月的女子，今年二十三歲。在未結婚之前，每月經期，不是提早，即延遲，但相差不過二三天，似乎不能說不正常。來時腹痛，和有些痛，但是不十分厲害。這是近二年來，才有這種感覺。二年前，根本沒有這種情形。大約是我嗜吃冷飲之故。但是在婚後，大不同了，第一第二次行經，依舊和以前的現象一樣。在第二次月經乾淨後，隔七八日後又來了。並且在第三次，規定的經期來潮乾淨後，又隔七天，它又來了，如此是變成一月兩次了，不知是何緣故？對於身體各方面均很舒服，精神和食欲，跟平常一無異樣，反而來潮時，沒有經痛了。我希望明白是什麼原因，請先生解答下面的問題：

(一) 這樣的情形，對於身體可有妨礙？將來可能成爲一種暗疾？

(二) 請解釋這是什麼原因。對於月經剛乾淨，立即性交可有連帶關係？

(三) 如果必須診治，請介紹一醫師，但必由女性主持。

(四) 經期不準，有藥醫治否？女性滋補身體，服用何種藥品最適宜，請介紹。敬祝

撰安  
讀者金成華敬上(上海)

咸華女士：  
你在月經乾淨後隔七八日又來了一次，這是否正式的月經，是與分量多少有關的。這種情形最好能直接去請醫生檢查。不要自己胡猜，以免心中不安，和如果是病態，就誤了時間。

(一) 這種情形對於身體有否妨礙，醫生才能診斷。世界上無所謂『暗疾』。『暗疾』是爲諱疾忌醫的人所造出來的特別名詞。

(二) 不知，應請教醫生。

(三) 我們不能介紹醫師，請你自己去找。

(四) 不要亂投藥石，應該對症下藥，所以必須請醫生診斷。

家雜誌編輯部



# 黃金時代(九)

雷卓英

## 六十九

我和程家妹妹學表演，或是學校長演講，小蘇也在旁邊學着做，爸爸媽媽在旁走過，都站在一邊發笑。

媽媽說：「蹦蹦從前最喜歡學幼稚團郭老師講故事，她那時就是學會說一套：『從前啊……後來……』另外夾一些：『老虎，狼，兔子……』一類的話，便聽不出一個頭腦來了！——因為左一個『從前』，右一個『後來』，所以聽她的故事就沒有完的時候了；不過看她講故事時候的神情和說話聲音的快慢高低，倒真像個『小郭老師』哩！」

媽媽這一說，我倒真想起了過去蹦蹦的那副模樣兒，爸爸當時的心裏，恐怕也同我一樣，因為他聽了媽媽說，眼睛看着別處，一聲也不響！

## 七十

小蘇拿着個柳條做的小籠，裏面空的一樣東西也沒有，他却很高興的走來走去的，嘴裏喊着：『賣狗呀！賣貓呀！賣雞呀……』往後想不起賣的來了，就接下去說：『賣爸爸呀！賣媽媽呀！賣姐姐呀！賣明明呀！賣小蘇呀……』

：『爸，媽正看着他玩得有趣，他却又說不上新的名目了。——楞了一會，才另換了口氣接着賣起『糕呀！餅呀！糖呀！』的來。可是剛喊到一聲『賣糖呀』——就引動了自己的饑腸，很快的跑到媽媽面前，抱着她的雙腿，扭動身子，連嚷：『媽媽要吃糖！』

## 七十一

早晨天氣有點涼，大家身上都添了衣服，媽媽拿出一件新外衣來給小蘇穿，爸爸在旁邊湊趣的說：『小蘇穿新衣，好看！好看！』弟弟自己大概也覺得新鮮漂亮，喜得連說：『謝謝媽媽！謝謝媽媽！』

後來媽媽買了點心端了進來，小蘇看見是肉包子，樂得拍手跳躍，仰着頭對着媽媽笑嘻嘻的說：『歡喜媽媽！歡喜媽媽！』媽媽說：『好調皮！沒有得吃，就說『媽媽壞』！有吃的，有穿的，就歡喜我，謝謝我了！——才會說得幾句話，就知道討好賣乖！』爸爸也說：『真不得了，可是一個比一個強才好哩！』

## 七十二

媽媽在洗衣服，我和弟弟都在旁邊

幫閑，小蘇也會把自來水撥開，可是一時關不上，自己却潑得滿頭滿身是水，還笑着說：『下雨了！』以為好玩。——我看見他弄得太糟了，連忙喊媽媽說：『自來水的火門壞了！』媽媽一聽見就笑得哈哈的站起身來把『火門』關上，一面在揩抹小蘇手臉上的水，一面還是望着我笑，——我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 七十三

媽媽一向罵我讀書不用功，過了兩個多月的暑假，把心越發玩散了！媽媽固然管得嚴，我自己也想爭氣！可是一拿起筆來就覺得心魂飄盪，眼看着書本上的字，都一個個的炸出了雪亮的火花！忽兒又變成了許多同我玩的人和玩的東西了！所以有時就是被逼着坐個把鐘點，也寫不上十幾個字，而且倒有不少是錯的！

爸爸常對媽媽說：『小孩子貪玩，都是有的，但是自小兒念書的時候，沒有一個專心的習慣，將來怕是好不了的！』

昨天下午我在外面玩到天黑才回來吃晚飯，爸爸一看見我順手把我的膀子一拉，帶我走到字紙筆邊，指給我看看，並且對我說：『你所有的書啦，練習本啦，都被我撕掉了！下學期不要你讀書了，以後也不許你翻一本書或是寫一個字，開學的時候你祇好看人家的小朋友穿着新衣服拿着新書去上學，從此念書是沒有你的份了！』我拿着字紙筆裏撕得粉碎的書本，練習簿，又看到爸爸

說話時認真的樣子，再想到開學後光景，不由的心裏一酸，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比爸，媽重重的打我還要疼！所以越想越難受，越哭越傷心；後來爸爸跑去吃飯了，也不來理我，祇有弟弟跑來拉了我一下說：『來吃飯！』我哭着也沒有睬他，就因為這樣，小蘇也哇呀的陪着我哭起來了，爸爸走來祇把小蘇映着帶去吃飯，再不向我說甚麼！倒聽見他走進屋子對媽媽說：『讓她多哭一會，知道哭，還是好的哩！』

## 七十四

有兩個女學生來看爸爸，她們是以前在別處跟爸爸讀過書的，見面後說了些客套話，又在書包裏拿出一袋『花紅』送給我和弟弟吃，媽媽還在和人家推來送去的『謙氣』，小蘇却在身邊牽着她的衣裳，仰着頭，手指着紙袋子說：『甜的哩！』媽媽當時倒有點不好意思，在一團笑聲中，也祇好道謝收下了。

## 七十五

我們家的東西，弟弟差不多都認識，別人要是想借用甚麼，被他看見了，一定是不答應的，非鬧着拿回來不成！有時人家故意逗他玩，走到我們屋裏，你拿這個，他拿那個，弟弟就忙着去阻擋搶奪，一點也不肯放鬆。——早晨媽媽要請趙家的傭人代泡開水，才把水壺遞過去，被弟弟看見了，他就追了出來，奪着壺把不肯放手，媽媽說：『讓她代我們去一買買一呀！』弟弟仰着頭望着媽媽，好像不明白似地說：『我家的壺！』媽媽怎麼哄說，弟弟也不答應，後來還是媽媽說自己去泡水，提着壺送下樓去再回來，弟弟也就不再過問了，媽媽說：『看家這麼嚴緊，真比養一條小狗有用哩！』



## 苦 熬

王容光

大力給李家幫了一天工，吃罷晚飯，袒着懷，嘴裏哼着小調，洋洋得意的回家了。雖然忙了一天，但是一會兒不做活就不自在的大力，並不覺得疲勞與痛苦。在他的經驗裏，這樣的作去就可得到老母的歡心和鄰人的好評。

皎潔的月亮，普照着大地，清風一陣陣的吹來，村莊裏充滿了夜的沈寂和戰亂後的破落。

大力一進院門，就聽見一陣呻吟的聲音，使他立刻發了呆，兩隻腿軟將起來，再也不明白這是甚麼緣故！

「媽！……媽！」他連聲在喊。但呻吟之聲却愈見悽楚而拖長！大力一陣心酸之後，聽出這聲音顯然是從他那唯一的萬寶囊似的一所塌了一個角的破屋子裏發出來的。

大力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連忙進屋摸住了火鑪火石，打着火，點起那盞古色古香的燈，一團團黑屋子裏，變成了黃淡淡的光亮，用那不是近視的眼睛，可以把屋內的陳設看出個大概的部位。牛在喘噓噓的瞪着眼，小狗臥在牛槽邊不響不響好像科學家在沈思，後牆上的財神爺，灶王奶奶，都默無一言，有一種難言的苦痛似的在發着愁，屋子頂上椽和桁條都黑得發亮，好像油漆過的一般。這古老的破茅屋是大力幾輩子的祖先相依為命的老窠。

「媽！……媽！」大力仍然在喊。

「你回……來了……」一聽就使人難受的漫長低弱的聲音在招呼着大力。

「媽！怎麼了？」大力走到了老人躺臥的床邊，邊問邊去看他母親的神色。

「今天下午燒了半天……」話未說完，一顆顆的淚珠奪眶而出，大力的眼水也如泉湧，這小黑屋立刻變成了愁悽的世界。

大力給老人燒了開水，又把剩乾饅饅餵了狗，吊起草包的牛，也得到了養命的乾草。大力今晚要回來了，這個小屋子不知更將如何？開水冷了，端給老人，老人僅僅喝了不足半盞，神志昏迷的仰臥着不言不語。

「給你燒點湯喝吧？」  
老人只是搖了搖頭，仍然密縫着眼，又不住在嘆氣！

苦難的命運，籠罩着大力，使他不住的想，不住的落淚，又怕驚動老人，只靜靜的在伴着這盞昏黯的油燈，思念着重大的災難怎樣可以擺脫過去。

夜神一步一步的在前進，大力在無言中渡過了長夜。

天一明，大力就忙着挑水，餵牛，不停的做各種的事。因為他知道一刻不幹活，母子二人就會挨餓。

慈祥的老母，雖然身體十分不舒服，但從苦

難中成長起來的她，並不覺得怎樣可怕，也不能因此而臥床不起，「坐吃成穿」這種清福，在她做夢也沒敢想過，因此大力正在忙個不休的當兒，她也勉強的起來了。

雖然她沒有把「病」放在心上，但畢竟病魔無情，使她動一動就喘個不休。

爲了吃飯，母子二人在工作中換取生活的希望，原來這種害病在她的家譜中向來是聽其自然的，祖傳的妙法是一日一日的挨下去。

生活的忙碌，糟糠的飲食，弄得老人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莫說再振起精神去幹活，皮包骨頭的身軀，真的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床褥。

大力有如失去靈魂似的恍惚，一顆沈痛的心，時時在跳動在不安。

「大力！這幾天怎麼不來道院了？」當大力往鎮上去給他掌櫃送柴時，他的掌櫃驚奇而責斥似的問着他。

大力彷彿已成饅子，半晌沒有說出話來，只眉頭在一皺一皺，眼眶中淌出了熱淚。

「怎麼了？大力！看你的樣子！」掌櫃在笑着追問，他覺着這怪好玩的。

「我娘有病好幾天了，現在就不能離床！」  
「人吃五穀雜糧，誰能不長瘡害病！只要善於調養，請醫生診斷一下，服些藥，就可好的。」  
掌櫃輕輕的指導着大力。

大力又在沈思，「調養」「診斷」「服藥」他再也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把自己的腦包統統給搜索了一個輪迴，還是不能絲毫了解他掌櫃給他說的這些話的意思。

「有病了！送到城內的中西大藥房，住幾天

就會復元的。」穿了洋式衣服，頭上弄得滑倒着蠅的大少爺在旁邊插上了嘴。

大力又是一怔，聽着這高論，覺得已經摸不住方向。

「忙人家，怎能往城裏去！咱鎮上的張壽夫老先生本領很好，他的藥百發百中，可以請他去看看。要打針東大街的醫院也可以。」老掌櫃一面駁斥少爺，一面似乎又在給大力出主意。

少爺轉了臉，似乎想笑。不，他是覺得老掌櫃太沒見識。

大力呢？弄得滿腦子長滿了「？」號。「怎麼幾天不來服役，掌櫃就給這樣難堪呢？」他在百思莫解以後，這樣的想着。

臨回去走到路上，大力還不住在想着：「調養……打針……城內的中西大藥房……」這一連串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大力到家了，見他母親東倒西歪的在給那牛拌草。

「媽！你休息休息吧！讓我來……」大力把牛餵飽，對母親訴說他在鎮上掌櫃家所遇到的一切情形，於是老人的臉上浮上陰慘的條紋，用一種極傷感的口氣說着：「張壽夫先生靈是靈的很，三里五村誰不知道他，不過咱怎能請起他呢？……請他先得撈輛車，最少也得牽匹馬，不然的話，他睬就不睬。」

「那容易，我到掌櫃家裏去借匹馬來！」  
「唉！請來以後還得點烟燈，擺酒席，過了癮，酒足飯飽，纔能看病，咱這種家，他根本就不來，別說咱了，誰不誰就敢請他嗎？」

大力那裏知道這許多？只仍不住的請求母親

，叫他去請張醫生。老人用了許多村間的往事，來證明他的看法有歷史的根據。

「大力！大力！」母子正在討論問題，有人從外來了，原來是東院孫大娘，來看這平日形影不離的妯娌。三人見了面都表示有點喜悅，只是孫大娘見了大力的媽的這副瘦相，既覺驚異，又覺傷心，不由陷入沈默的空氣中。

「怎了？幾天不見就這樣了！唉！」孫大娘在嘆氣。

「掌櫃給我說，張壽夫先生治病穩當的很……」

「呀！呀！別作禍吧！張先生？你指望啥！沒個頃兒八十畝，誰敢請他呢？」大力沒有把話完，孫大娘搶着說出了和大力的媽的論調相似的經驗談。

「是呀！窮人家只有聽命，大力還說城內中西大藥房，都是……」老人補充一句，可惜還沒有說完，孫大娘却在撇了撇嘴，表示不要天天做這種幻夢。

大力無言的在想：「聽了老人言，一生不受飢寒。」想必是真的，不然為甚麼孫大娘的論調怎麼會和媽的說法不謀而合呢？

用力的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東莊那個老母堂靈驗的很，沒聽說過嗎？」孫大娘說。

「唉！真倒楣，救命恩人，我竟忘了。大力，你趕緊往鎮上去買些香表！」大力的娘喜得甚麼似的，一面吩咐大力，一面好像病已經減了一半。

大力連忙去找那藏在牆洞中的錢，這是他多

天做幫工的代價。一股氣跑到鎮上去，除了香表以外，又給老人買了個四兩一個的好麵蒸饅，額上的汗就沒顧得擦，一溜子跑回了家。

老人見大力回來了，喜歡得更很，拿着買的蒸饅，看了半天，還是捨不得吃。

老人撐起了拐棍，大力扶着她，往「有求必應」的老母堂求藥去，神婆一見就是嘴裏咕咕嚕嚕的在說，燒上了香，叩罷頭，神婆立刻「下神了」……

「……」

老人連連叩頭，大力也勤了孝心，不住的叩着響頭。

的確，老人精神旺壯起來，回去時身子就彷彿輕鬆了許多。

老人已有了救，在她腦子中具有着無限的希望的前景。每天早晨總要給老灶爺燒香叩頭，祈禱着保祐這苦難的人家。大力也天天往東莊去叩頭燒香求藥，神婆時常給他說，只要心虔，病就會一天減輕一天。

母子照常做着祈禱的事，求藥叩頭，然而老人的骨尖却愈聳高起來。牛，狗，大力都已不能保持他身上原有的肌肉，老人的呼吸也隨着時間在拖長。

「唉！……」老人仍在發出嘆聲。

### 屁股抽烟

平兒生病了，發燒，爸爸請了醫生來，用溫度計在平兒肛門量熱度，平兒看見爸爸在抽香烟，忙喊道：「爸爸，平兒學爸爸，屁股吃烟。」

(南京·熊愚)



# 不算是一個謎

庚庚

自從我把我決定要和漢結婚的消息宣佈以後，我的一班同學和親友都表示詫異，想不到我東不成西不就地挑選了快有十年的所謂對象，現在就確定是漢了。

平時，我和一班女孩子們坐在一起討論到各人選擇對象的標準的時候，除了一般條件之外，我是還有兩個消極方面的忌諱：第一是對方的年齡不能大過我五歲，第二是他必須從來沒有結過婚。自然，我決不是說他的家裏是否已經有了太太，而是說結過婚而死去太太或者離過婚的人，要和這樣的人結婚，在我們家鄉有句土話叫做『填房』，填房這兩個字聽起來有點怪刺耳的。

可是，我現在所選定的漢，就正有着我一個所認為最忌諱的兩個缺點。他的年齡不但是大過我五歲，而且是我長了十歲。雖說我們中國有句古話：『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男女之間本應該有個相差十歲的距離，然而我總覺得這是過了時的舊思想，不適合於今日的潮流。當然我也承認：妻子比丈夫需要年輕，因為一般的生理都是女人比男人衰老得快點，不過至多也祇能以五歲為度，超出了五歲以上，彼此間的興趣和嗜好就不會相同。如果勉強結合，將來的家庭間必難得有融和調協的空氣。不但如此，而且他又是一個曾經結過一次婚的人。那麼，莫說是我的一般親友，聽慣了我過去那套論調的會覺得

希奇，就是連我自己，如果在一年半以前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

加之，我們兩個人的個性又完全相反。他是好靜的，我却歡喜活動，他的興趣就是書本，寫文稿送到報章雜誌上去出出風頭，然而我就有點討厭這一套。論年齡我現在是二十八歲了，假如是一個生面孔的人見了我，總以為我還不過二十左右。我自己也常常這樣想：因為我是一點也沒有脫掉蹦蹦跳跳的那股孩子稚氣，的確還保留着一些無邪少女的天真。說起來，我和他之間的距離實在是相差得太遠，論理我是不會選中他，他也不應該選中我的。

在我還沒有決定要和他結婚以前，的確也會遇到不少的男性追求我，其中時間比較久而關係比較深的，有兩個是銀行中的行員，一個是我在T縣某機關服務時的同事。他們的年齡大都和我差不多，性情也都活躍，至於人品學識各方面雖不見得怎樣高明，但至少比我是強得多，够得上一般水準。可是我對他們全祇限於普通的友誼，即使他們對我的表示，的確是有令人值得感動和感激的地方。比方在蘭州某銀行的那位朋友，我發覺他對我有着超過普通友誼的要求的時候，於是他來了信我就不給他回信。或者他來過好幾次信之後，我才簡短地寫給他一封回書。事實上我那時並沒有對象，在這裏告訴他，我即將和一個同

鄉訂婚，使他絕望。聽說他因此曾經害過一場大病。另外有個人，在桂林的時候我和他天天碰面，他對我的心理是怎樣我不知道，但我對他卻毫無感情。三十四年桂林淪陷了之後，我全家逃難到貴陽，聽說他退到重慶，因為到處打聽不出我的消息，在報上還登了一則尋人的啟事。不久，他又神經失常。還有就是我在T縣服務的那位同事。我離開T縣到了K市之後，在七個月不到的時間內，他一共寫給我有一百封信，差不多平均每兩天就寫一次信給我，也不能不算殷勤。然而我對於他們那些真摯誠懇的表示，完全無動於中，一一把他們婉詞謝絕了。自然，我並不是沒有辦法可遇到一個年輕而沒有結過婚的對象的。

我這次的決定和漢結婚，朋友們也許會以為我是受了家庭的逼迫，情非得已，實則完全不然。這不但是出於我的自願，絲毫沒有一點勉強，而且我的家庭就從來都是尊重我的意志自由，不會逼迫我。還記得在我祇有十六歲的那一年，一個晚上，我由學校裏放學歸來，父親是慎重其事的把我叫去他的跟前，說是要和我商量決定一家婚事。當時我的確還算年輕，甚麼都不大懂，一聽爸爸和媽媽打算要叫我結婚，以為這是他們存心要把我攆出這個家庭了，祇急得淚如雨下，嘔啞大哭。我相信那時的爸爸是又好笑又好氣的。他沒有辦法，便婉言安慰我：『好吧，不用說了，快點去睡覺。你的婚姻大事，以後爸爸就不過問，一切都聽你自由。』過後不幾年，爸爸果然是不再管我們的事了。他一病不起，與世長辭。至於媽媽和大哥尤其是有開明的風度，也從來沒有干涉過我的婚事。自然，如果我自己有什麼問

題和意見要提出來和他們商量，他們總是指示我一點原則，分析一下事實，作為我去做比較和決定的參考資料，這是我應當感激我的家庭的地方。不過，話又說回來，我的大姐姐的女兒今年還不到二十歲，去年就結了婚，今年又做了母親。我呢，到了二十八歲還沒有解決這件大事情，也要算是我的家庭太尊重我意志自由，任我遲遲不能決定的結果。

此外，還有一部份朋友會替我推測，因為漢是在K市服務的那個機關的上級機關的副主管，論地位當然不能算高，但也不太低。而今日一般女性最流行的通病就是愛好虛榮，凡是有點地位和金錢的男子，就不管他年齡大小，品性如何，都足以吸引一部份女性的垂青。那麼，或許我也不免就是這個原因。其實，真是祇有天曉得。在我和他認識不久的時候，原有人暗中對我提起過他，徵詢我有什麼意見。當時，我覺得別的倒還在其次，祇覺得正因為他有一點地位，和我使不大相稱。我記得在桂林的那一年，有一位和我是同班的同學，跟行營裏的一個什麼少將結了婚，就因為她犯了這個好虛榮的毛病，以後便一直不再和她往來，自己當然也不會去步她的後塵。而且說起來更慚愧，他雖說在名義上是做了一個「簡」字官吏，但「兩袖清風，一肩明月」，什麼都沒有。不但是手頭，家庭也並無恆產，有了錢不是買書就是贖濟他的親友。這情形，在我和他認識不久時，他就完全告訴過我。那麼，即使我是真的有點好虛榮，像他這樣的情形也似乎不能令我「心醉」的。

然則家庭間既沒有強迫我，又不是爲了他的

地位和金錢所炫耀，究竟什麼理由會令我放棄我一向所堅持的意見而和他結婚呢，拿迷信來解釋，或者是赤繩繫了足，或者是三生有緣吧。其實，我最後會選定他，原因也甚簡單。

他的年齡比我大了十歲，性情和嗜好當然會比我顯得沉着老練，和我這天真爛漫的孩子氣會合不來，但事實上也不盡然。中國人所講的中庸之道，進步的學者都斥它太陳腐，實則也就等於外國人所說的調和。他是過於沉靜，如果和我生活在一起，也會受我的影響而使他慢慢變成活潑點。反之，我是過於活潑，如果和他生活在一起，也會受他的影響而使我慢慢變成沉着點。太沉靜，太活潑，過猶不及，都不免失之偏激。我們能够彼此影響，互相改變，性情和嗜好都是會要漸漸接近起來的。否則我要跟一個性格脾氣和我相同的人結了婚，大家都任性，沒有一點涵蓄，好的時候固然也會很好，但是鬧翻了彼此都不肯放讓，那就勢非鬧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不止了。自然，我並不是說因爲他的脾氣好，我就隨便可以欺侮他，教他絕對對我服從。恰恰相反，「柔能克剛」，我真是希望利用他的沉靜來改變我個性的急躁，使我成爲一個既不過急也不過緩的中和性格，同時，我也會要使他改變，不再偏於沉靜。近來，我的年紀比較大了點，閱歷也較多，我發現一個人的個性和嗜好與年齡的關係究竟不算頂大，問題的焦點是在環境。所以中國古禮中的「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畢竟是有其道理的。他現在剛比我大十歲，我以爲這是正合標準。

不錯，他是曾經結過一次婚，可是，他在各

方面却並沒有缺少什麼。如果說結過一次婚的人便不應該再和他結婚，實在也找不出什麼理由的根據來。如果世界上的女子每個人都和我抱同樣的心理，許多男子就必須獨身一世。反過來說，如果世界上的男子都抱一種不願意和結過婚的女人再結婚的心理，那麼，女性們又將怎樣呢？而況我們要放寬眼界去看外國，任何地方也找不到這種心理現象。所以我也就把這箇一向擺在心裏的條件無形取消了。

加之，他的第一次結婚是在九年以前。結婚的第二年他就遭了鼓盆之痛，一直到現在，已整整地度過了八年的單調生活。自然，這期間他是有過好幾次重建家室的打算。不是由於故劍難忘，就是找不到合式的對象，以致沒有結果。那麼，原因是屬於前者，這證明他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他既有這樣深情不易忘記他過去的太太，他自然便會有同樣的情感忠實於他現在的妻子。男女的結合，本應當以情感爲基礎的，這算是我看中他的一個理由。要不然，原因是屬於後者，又證明他的處事異常審慎。一個在社會上稍微有點地位的男子，是不會沒有女性垂青他的，我個把太太也不至有那樣困難。鬧上七八年還無結果，他則非其人不肯談到這個問題，這一種不隨便的謹慎態度，也是引起我對他注意的所在。

上年春天，我因爲媽媽一個人留在K市，身體又時常有病，沒有人侍奉，便把T縣的工作辭掉跑到K市來。悶在家裏也頗感無聊，間接託人請他替我想辦法。他一口就答應了。不久，我在K市又有了工作。當時我和他風馬牛毫無關係，他居然肯替我幫忙，我就覺得他有點樂於助人

的精神。也並不是說因為他替我找了工作，值得對他感激，實則我那時專找點事做，完全是出於消遣的性質。我家中還缺少衣食，無需我賺錢去養家，而且又不打算在K市長久住下去，祇等媽媽的身體好一點，能够坐得汽車，就要『復員』回到家鄉去。即使是有工作了也做不長久。所以工作找不到和找不到，我是毫不在乎，當然更不會因此就使我會『感恩圖報』了。

在我找到工作不久，有一位和他是好友而我又算世交的L君因事道過K市，看見了他也會着了我。L君本是一個最愛管閒事的人。既同情他生活的單調，又關懷我的婚姻問題尚未解決，於是他也沒徵求過我和他的同意，就在中間做了一番拉攏的工作，使我們有機會接近好幾次。L君走後，又有Y姓夫婦，也是和我和他都比較說得來的人，繼續了L君未了的任務，時常想把我和他拉在一起玩，跑公園，看電影，差不多每次都把我和他約了去。就這樣經過了很久，我和他還是蒙在鼓裏。等到我們接近的次數太多了，彼此已建立了感情，Y太太才偷偷地把他們在暗中進行的計劃告訴我。自然，Y先生也會告訴他的。可是，我們這時已無形中進到彼此都覺得對方有些可愛的階段。雖則明知人家是在『捉弄』我們，我們也就樂意接受人家的這種『捉弄』了。

在認識以後的一段期間，我們完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熱情表示，過得太平淡。他常常在談話中把他家中貧困的情形告訴我，我揣測他的用意一定是想使我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有錢的闊少。如果我是一個拜金主義的女性，聽了他這番自述，不免會大失所望，慢慢地對他冷淡起來。如其不

然，那麼我也許是一個可以同艱苦，共患難的人了。他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又是他的一種誠實和穩健。現在許多人，即使家裏沒有幾文錢也要擺出闊綽的架子。而他却不同，在這些地方他不欺騙人，我相信他在任何地方也不會欺騙人的。還有，我有時和他談話談上好幾個鐘頭，沒有聽到他讚美過我，或是故意阿諛過我。就是偶然指出我一點好處，然而也極合分寸，的確我是具備那些好處的。我自己最大的缺點是性子太急，脾氣太躁，在我們進到了友誼的階段時，他曾對我毫不客氣地提出過批評，當時我聽了頗不高興。事後我又相信：這完全又是他對人太誠懇，太坦白的表示，我不但不以為是他的缺點——對人不容氣，反而認為是他可愛的優點了。自然，這一點也算是我的長處，別人多不容易做到的。

經過我慎重縝密的考慮之後，我是決定和他結婚了。今年九月間，我們便在家鄉完成了婚禮。回想我的婚姻問題是這樣得到一個解決，真也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然而這中間要是沒有L君和Y君夫婦，我相信就不會有可能。因為地位的懸殊，個性的差異，決定了我們不能有時常接近的機會。那麼，我無法知道他本身那許多優點，對於我過去所堅持的兩個條件也就不能放棄了。

自然，我們結婚未久，並不能拿目前的情況去判斷將來的結果。不過有一點我自己也看得見，那就是證明我的理想還沒有怎樣錯誤。最近我的個性的確是受了他的影響而沉靜了一點，他的個性也的確是受了我的影響而活動了一點，彼此的接近和調和是沒有問題的。即如我現在會有興趣來寫這篇文稿無疑的也就是受了他的鼓勵了。

## 快要做母親了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快要開始做母親的女子。現有問題數點，謹請指導：

- (一) 到公立醫院留產，自己指定一位醫生，比不指定醫生，那一種好？聽說若果指定了醫生，到生產時碰巧指定的醫生不在，則會感到不便或有麻煩，是嗎？但不指定醫生又不大放心。
- (二) 指定醫生是否在初次去檢查時就要選定？
- (三) 您能代查或介紹那一間醫院那一位醫生接好嗎？

又：我於上半年前頭髮開始脫落（這時未結婚，身體亦無不適），至現在已經落掉有三分之一頭髮。聽說生過孩子後有一個時期頭髮還會大量脫落。對嗎？頭髮脫落為的是什麼緣故？怎樣能使頭髮不落？怎樣能使落去的頭髮快生起來？這一切敬祈在家月刊上答覆。費神，謝謝。

讀者靜菴謹上（上海）

靜菴女士：

(一) 到公立醫院生產，除相熟的醫生以外，恐怕是不能指定的。生產的時候，如果一個醫生不在，應該有另外的醫生可以代替。醫院方面是會負責的。

(二) 如果是不認識的，指定醫生多數在產期近或臨產時才選定。

(三) 我們不能代為介紹醫院或醫生。

(四) 頭髮脫落原因很多，患貧血，營養不良，皮膚病都可能脫髮。應請醫生診斷，然後對症下藥。

家雜誌編輯部



# 我是一個村女

陳敏端

## 我的田園生活

我，是一個村女，田家的孩子。

在四年前的夏天，當我剛從初中畢業，隨着一個在戰爭中破產的家，在生活的高壓下，帶着悵惘的情緒回到破碎的故鄉；於是，我泥土中的生活開始了。

從一個小小的金色的樂園，我第一次踏上這廣漠的土地，一切如此生疏，隔膜，我是感到如何地空虛寂寞啊！好像從一個溫暖的聚會中獨自走進一片茫茫的沙漠！

而現在，已四年了，時間終是可歌頌的，如今，我是怎樣深深地愛着這無邊的曠野，親切地，如我的母親，四年田地上的生活，我已從田地上發現我所鍾愛的——忠實，廣闊，無窮的活力，淵深的詩意與永久的年青。

我的家鄉在南中國沿海的省份一個小小的村莊裏，溫和的氣候與充足的雨份，還有按時而漲的潮水，這一片被稱作沃腴的稻禾出產地，造成我們一年四季的辛勤。

從春天播下種子萌芽，忙着耕地，插秧，施肥，除草，到夏天，在七月的陽光裏，才割下早禾，翻土又是插秧，是最忙的時節。

秋來，這被人稱作我們黃金季節的，（多少

詩人歌唱它！）果然，從自己的手收穫自己種下的累累的果實（因為氣候關係，通常秋收多於夏收），無論怎樣是值得快樂的。但，倘使，遇着稍荒歉的年頭，想到所有的收穫尚不够清租時，收割人也會哭的。我常會看到一些人愁眉苦臉的說：「收割又如何？債主藉口催得更急了。」真的，收穫以後，欠租，欠債總不能再賴了。

冬天算是個最清閒的季節了，稻田的工作停息，我們的努力遂轉向園地。如果是一個勤勞的農人，把稻田翻轉，從事冬耕。

但冬耕雖然久在高唱獎勵中，在我們却簡直是賭博。比如天氣較冷的一年，種下的菜苗、薯苗都被凍死。如果這一年冬耕收成好的話，農產物的價錢，肥料，種子，運費，會使你賠上全年之所得。

農忙時候，收割，車水，不但在白天忙，還有在夜裏，趁夜潮，割夜稻，如果不是一個疲倦得倒地的農人而是一位自然詩人的話，真是一首詩。但在我每一次在困乏中工作時，我要想，一切歌唱田家業的人們都做一天農人，他的調子不會永遠那末輕鬆了。記得一夜，月下割稻到更深，挑着重重的穀担，踏着朦朧的滿足泥濘的阡陌，跌了一交，把穀子都倒進小溪裏……除了急得哭一場以外，我忽然想起「歸來每羨田家樂，月下風傳打稻聲」的詩句，頂好把放翁拉來捧這慶

一交！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這困苦的時代，困苦的農民，恐怕連這樣的福分都配不上了。

冒着風雨，曝着烈日不算什麼，如果冒着風雨種植而莊稼已給風雨打壞，曝着烈日車水而池塘已乾涸，這才真是我們的苦惱。別說流汗，一顆汗珠換一顆穀子，沒有幾個農人會吝嗇的。

不過，我不否認，一個被藝術家稱作「自然的寵兒」的農人，對自然的享受太豐足了。從無邊的新綠波動在輕風中，稻花開在綠野上如同白雲浮在天上，秋的原野像片金色的朝霞……還有一個荷鋤人的背影，聽一陣牛背上的歌聲，鐮刀閃在太陽下的光輝，轆轤把水花撒在月華裏，閃光像天上的星……你要受自然陶化的話，你可以溶解了。

田野誠然是美麗的，只可惜我們是一個困苦的人而不是一個藝術家。如果有一天，讓每一個農民都會去欣賞自己的幸福的時候，我真要唱歌了。但，對不起，我們還只愁着飢寒，賦稅，田租啊！

一年的辛勤得到什麼？連濕飽也不敢說。衣服，襪襪，面有菜色，叫安坐而食的人們向我們驕傲譏笑。重租，高利！我們把「耕者有其田」聽作神話。但有時，也許會相信自己會做神話中的主人。

都市人會說：「蠢笨的耕種人，像一頭牛！」真的，我們果真太蠢笨了，從欺騙，卑視，生活的畸形，知識的獨佔，農人果真早被訓練作愚人。——縣府的徵稅隊在村裏像皇帝，說怎樣得依他怎樣；二五減租法貼在村裏沒人讀過，地主





# 生育的奇蹟

劉祖洞

J. D. Ratcliff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七月號讀者文摘

生命的原始細胞分而又分，變為成人時的一萬億細胞，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小得不可思議的遺傳因子——基因 (Genes) 決定一個小孩將有他父親的碧眼，或他母親的秀髮，它們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呢？對於這些，我們一無所知——只曉得它們是存在的，而且以某種方式作用着。

一個新生命開始，生長到某一點，就呱呱墮地，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在美國，一年中嬰孩的出生有六萬六千次，她們的流產率也高得驚人。

近代的科學完成了輝煌的成就，可是對於自然的最大奇蹟——人類生殖——的認識，則僅開其端呢。

原始人類對於時間的概念模糊不清，他們不能把性行為和數月以後嬰孩的誕生關聯起來。所以在他們看來，生育是一個神奇的顯示。就是早期的研究者，以為人類的生命，或者任何哺乳動物的生命，竟源自卵子，也是無法理解的。鳥和蛇的卵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末為什麼一個二百磅重的人可以來自卵子，而卵子又小得幾乎不能看到呢？

現在關於人類生育方面的學理，是在十七世紀初期，由哈維 (William Harvey) 奠定基礎

的。他是一個英國的醫生，最初發現血液的循環。他的病人和擁護者——查利一世 (Charles I) 給他十二隻雌鹿，供他試驗。在交配期以後，每隔相當時期，哈維把牠們殺死，可以看到一個新的生命，由胚胎發展出來。

顯微鏡的最初試用者——李文霍克 (Anton van Leeuwenhoek)，首先檢出人類的精細胞，他稱之為「小動物」。另一個荷蘭科學家戴格拉 (Reenier de Graaf) 最先在女人的卵巢中，看到濾泡，卵子即在其中。有了這些重要的發現，我們才能把它織成近代的生育圖。

現在我們知道，人類的生命，開始於女人的卵巢中。卵巢是微小的杏子形腺體，用韌帶懸掛在腹腔中，骨盤的每側各有一個。卵巢有兩個作用：製造卵細胞和產生二種女性刺戟素。由已有的證據看來，知道在誕生當時，女性的卵巢中已含有一生所需的生殖細胞。沒有一個人知道確實的數目，不過有一個瑞典科學家，檢查一個成年女子的卵巢，說有四十二萬個之多。一個女人每月只排一個卵子——而且只在她的生育年限中——所以在這樣龐大數目的卵細胞中，只有四百個可以發育而為成熟的卵子。

根據研究的結果，知道由一般看來，排卵

一面加租，一面……

也許誰要說：你可以為自己的幸福而抗議的。然而幸福是什麼？怎樣是抗議？農民早在艱困中馴服了。

「新的農村，新的農民已在中國生長。」這一句話會使我的心歡躍。然而，我們，說大多數中國的農民，不還是困苦沉淪在被稱作牛的生活嗎？不，我們盼望，土地將要更生！

中國五千年正統的承繼者，無邊的原野上的農人，從恒久的忍耐，樸實和辛勤，我們豈終是困苦的吗？在土地上長出我們青青的禾苗，也將長出我們年青的命運。

東風吹到田園，是泥土後生的時節。我驕傲地說：我是一個大地的耕耘者。忠於泥土的耕耘者，我們將是大地的主人。

那就是成熟卵子的產生和排出——多在月經周期開始後的第十三天。這個排出來的卵子是一個小形圓球，直徑只有二百分之一吋。牠含有少量卵黃，外面有一層覆蓋膜，好像堅韌的動物膠。液體把牠沖刷，使牠移向卵巢表面，以至到達輸卵管的喇叭口。輸卵管是二條長約三到五吋的管子，由卵巢延伸到子宮。在輸卵管中，微細的纖毛幫助卵子移動，使牠緩緩地步上三日的旅程，向子宮進發。

當卵子正在緩緩前進的時候，放出卵子後的濾泡，充滿了黃色的物質，這個物質能夠產生一種女性刺戟素——助孕素 (Progesterone)。助孕素注入血流，使身體準備懷孕。牠鎮靜子宮的韻律性收縮，使卵子不被拋棄。牠不加厚子宮的壁，使液腺和血管大大地發展——準備滋養可能發育的新生命。假使沒有受孕，這個過剩的組織

就崩解而去。於是一個月以後，整個的周期又周而復始。

、 卵子要完成牠的使命，一定得在輸卵管中，由一個雄（精）細胞使之受精。在兩個男性生殖腺中，大約有一千條精細管，每條細管只有絲線一樣的粗細，大約有三呎長，牠們把精細胞收集起來。精細管把精子送到一條較大的導管中——二十一呎長的辜冠（Epididymis）——牠環繞在每個生殖腺的背部。辜冠又把牠們送入另一導管——輸精管中。輸精管的肌肉收縮，又把精細胞送回辜冠，在那裏貯藏起來。這個過程需時二星期，到了那個時候，精細胞就成熟了。

雄精細胞是非常小的，一次射精就含有二萬二千五百萬個，足以繁殖整個北美大陸上的人口。精細胞中，一半含有生男的Y染色體，一半含有生女的X染色體。因為女性生殖細胞只含有X染色體，所以她和生下來的嬰孩性別是沒有關係的。假使她的卵子被帶Y的精細胞授精，那末她將生一個男孩，假使由一個帶X的精細胞授精，那末她將生一個女孩。

精細胞一旦進入女性子宮後，就遭遇了種種想像得到的困難。第一，牠們的體積就是一個困難——牠們是身體中最小的細胞。牠們像微小的蝌蚪一樣地蠕動着，必須經過遼遠的旅程，平均計達六吋之多，牠們最快在八分鐘內可以行進一吋。牠們必須和正常的液流奮鬥，相對地講，這些液流真是巨浪。牠們又得通過小塊的組織，而這些組織所造成的阻礙，正如高大的山岳。

無數精細胞力竭而死，而其他的細胞又為無情的分泌物所窒死。牠們究竟能够活上多少時候

，沒有一個人知道。在老鼠方面，十七小時以後還可找到少許活着的細胞，而在天然鼠方面，有的可以活到四十一小時以上。所以在人類方面，最多似乎只能活上三天。

就是這些阻礙都克服了，差不多有半數精細胞跑錯了輸卵管——進入沒有卵子的輸卵管中。就是接近了卵子，還有困難等在後面。研究和推測下等動物的受精概況，可以告訴我們實際的情形。多量的精細胞進攻相當數量的卵子，卵子依據了自己的「智慧」，決定接受其中的一個。在進攻的一點，卵子軟化，精子即進入其中。

這些微小生命的成功機會，只有二萬二千五百萬分之一。霍布金大學的葛麥希博士（Dr. Alan Frank Gutmaier）說：「源自生殖細胞的嬰孩，他可以做大總統的機會，比精細胞可以形成嬰孩的機會還要大得多呢。」

通常女人每月只排出一個卵子，不過有時排出二個以上，那末就有多生的機會。雙生在八十七次分娩中發生一次，而三生只在七千五百次分娩中發生一次。在這種情形下，生下來的子裔並不全然相同的。由一個受精卵分裂，才可以形成全同的雙生或三生。

一旦精子進入卵中，生命就宣告開始。受精卵移出輸卵管，想在子宮中找尋一個新居。選定了居處以後，牠分泌一種消化液，在光滑的子宮上形成一個凹陷。於是牠送出微細的根，找尋食料，開始形成了一個小形的充滿液體的胚胎。

這個胚胎一共有三層。外面的一層——外胚層，將來形成神經系統、皮膚、毛髮和指甲。內面的一層——內胚層，將來演變為呼吸器官，消

化道和牠的附屬腺體。中間的一層則發展為骨頭、腱、肌肉和血管。

在第一月之末，發展中的胚胎已有自己的循環系統，和母親的循環系統是各自分立的。胚的周圍環繞着海綿狀的組織和被膜，那就是胎盤，由母親的血液中攝取養料。在這個時期中，只有敏銳的眼光，才能把發展中的人胚和其他動物的胚胎分別開來。

現在劇情急速地展開。在第二月之末，胎兒是一吋長。到了第三月末，牠已長到了三吋，而且骨骼也在形成中。同時母體中，也發展一個非常複雜的機構，來滋養胎兒。肌肉組織鬆弛，以適應日益增大的地位要求，骨盤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搖籃。到了第六月末，胎兒長約十到十四吋。在第七個月中，遮蓋眼睛的薄膜溶化。胎兒體外蓋有一層油脂，意的防護羊液的洗刷。

現在胎兒已能移動。牠伸縮肌肉，尋求更舒適的位置。假使在這個時期生下來，給以特別的看護，那末牠很有生存的機會。不過「自然」再加上二個月，使牠更能安如泰山。到了二百八十天，這個周期才告功德圓滿。分娩的時節就在眼前。

母體自動的發生反應。產道敷上一層特殊的滑潤劑，使嬰孩可以順利地通過。子宮口開大，骨盤的韌帶鬆弛。子宮在刺戟素助孕素的影響下，已安靜了九個月，現在開始了強烈的肌肉的收縮，預備釋去自己的重負。

這樣，這個生育過程宣告完畢。一連串神奇而複雜的事件互相作用，時間上互相配合，造成自然界中最卓越的奇蹟——一個新人的生命。



# 蘋兒病了

長天

一  
蘋兒已經是十四歲了！

她於今春正該讀初中第二學年的第二學期，算起來祇差一年就要初中畢業了。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快要讀完初中，在天資，在勤學那方面都可以說得過去。她無論是在同學羣中，也不管是在鄰居百舍的姊妹妹裏，沒有一個是出乎其右。加上她那兩隻帶神的眼睛，一張伶俐的口，非常活潑的身段，更吸引住了她底父母的愛，爭得了親友們的好評。

二  
因為蘋兒底父母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人，又祇這一個女兒，偏偏這孩子生得這樣討人喜歡，而且又能如此上進，所以他們一向把這孩子看得非常的珍貴，簡直就像掌上珠。

是正月初六日的下午。蘋兒由外面玩耍回來，覺得身上有些不舒服，到家後便躺在床上，懶洋洋的，眯着眼睛，好像是在養神。

「蘋兒！你到那兒去來？怎麼回來不高興，躺在床上和誰生氣？」母親問：

「沒有什麼事。我感覺身體不大舒服，休息一會兒。」蘋兒答。

她母親走近她底床前，以溫暖的手附在孩子的頭上，發覺孩子的頭有點燙手。她又怕是自己

的手熱誤會了，趕快又將手放在自己的頭上按一下，好像是作個比較，試試自己的頭與孩子的頭究竟是誰的熱。她發覺了她沒有錯誤，孩子的頭上確實較正常人的溫度略高。

孩子在母親的看護下，慢慢的睡去，兩頰發赤，好像是兩顆蘋果分放在兩邊，使人看了更加可愛。

蘋兒昏昏的睡去，雖然覺得有些難受，但都被睡神給包圍了。直到一覺醒來，她覺着她底頭更加昏，微微的有點痛，身上有些寒意，比昨天下午更厲害了。她因為夜間怕驚醒了她底父母，所以也沒敢喊叫。

她底父親晚上回來，也知道今天下午孩子有點不舒服，因為看着她正在睡覺，所以也沒有問她。

三  
第二天一早，她母親就過來看她。看見她用被子蓋着頭，發出微細的呻吟聲。

「你覺得好點嗎？蘋兒！」她母親問。

「我覺得更不舒服了。從睡醒一覺後，再沒有合眼。頭痛，發昏，身上發抖，四肢都像給繩捆起來地一樣，有說不出的難受。現在覺着口渴得很厲害。」蘋兒答。

她母親沒聽完孩子的敘訴，心中就慌起來了。趕快把手從被子邊下伸進去，摸着孩子的頭，

感覺的確比昨天更熱了些。

「你看孩子發燒這樣高，從昨天到現在沒有吃一點東西，怎麼辦？」她喚醒正在睡眠中的丈夫。

「小孩子發點熱沒有什麼大關係。請位醫生看看就好了！」她丈夫回答。

蘋兒這孩子的身體一向還不錯，很少生病。偶爾有點頭痛發熱，稍為休息幾天就好了。她底父母以為這次孩子的病和從前差不多。

在蘋兒生病的三四天內，雖然請過幾位先生看過，也吃了幾劑藥，但燒仍是很高。頭痛的更厲害，咳嗽，氣喘，身上的骨節也覺着酸疼，口渴的很，但又不敢喝水，因為稍飲點水或吃些稀粥，會馬上反胃嘔出來的。她顯出了重病的面容，全身發軟，幾乎連呼吸都覺得費力。

四  
這幾天她的母親日夜都坐在她底床前，看着她這個較貴的女兒，服藥，飲水，睡眠……。稍為有空暇時間，還要到菩薩面前，懇求菩薩保佑她底女兒的病早日痊愈。

初十這一天，蘋兒覺得身體稍微舒服了些。

「媽！我覺得腿上有點發癢。」蘋兒說。

她母親輕輕的掀開被子，看見蘋兒正在用手指抓着的，地方，一片一片的發紅。那發紅的地方，正是大腿的兩側內，小腿上也有。她同時也解開了孩子的內衣，發覺腋窩附近，臀部，胸部等也有。這時她疑惑孩子又在出疹子了？

「這或許是發的熱吧！沒有什麼大關係，」她母親以安慰的語氣回答說。

她母親將孩子的新近的情況進展，告訴了她底父親，當天下午又請來了一位名醫，預備診斷她女兒的病。

這位醫生說，若是孩子沒有出過疹子，這恐怕是出疹子。若是已經出過的話，那就不是，因為疹子很少到這樣大的年齡才出。幼時沒有種過痘或者種過一次沒有發好，那就很可能是出天花了。他並且說若能到醫院中去住更好。

蘋兒底父母聽見醫生的話後，也覺得出天花的可能性很大，因為蘋兒幼時已經出過疹子，種痘只種過一次，因為是用舊法種的，也不知道發得好不好。

她母親覺得孩子若真是出天花，也無所謂，若是疹子更無關係，藥現在也不敢吃了，恐怕影響了孩子的病。她滿覺着這疹子消退以後，孩子又可以恢復健康的。

## 五

在一間小室內——蘋兒底書房兼臥室——因為現在四周的窗子都用紅布遮掩着，所以透進來的光線也變成紅色。這紅色的光射到粉白的壁上，一片粉紅，顯得這室中格外美麗。室內是靜寂的，聽不到什麼聲音。偶而可以聽見，或是蘋兒底一陣咳嗽聲，或是蘋兒父母的長嘆聲，來打破這靜寂的環境。通常與這靜寂相伴的，就是蘋兒那微細而無力的呼吸聲。

蘋兒身上的紅疹子，這幾天裏雖然逐漸消失，可是消失的只是紅色。那一顆一顆的大的像豌豆，小的像綠豆的東西，却仍然存在。這些一顆一顆的東西，遍布了全身的每一處，甚至於眼內

，口腔，鼻孔……這一顆一顆的東西，普通人呼它爲痘，因為它像豆。它中間有一個小眼，內中充滿了白色的漿，周圍有些紅色的暈。

由於全身病痛的滋養，蘋兒底病勢又和前有些不同了。她底發燒的更高了。她現在不但說話的聲音使人聽不清楚，連她所說的是什麼話，也很難辨別。她母親有時同她說話，她也不理。她有時閉着眼睛睡覺，有時兩眼瞪着，好像在看什麼似的，令人有些害怕。

因為蘋兒底病勢變化，她底父母都着了慌。兩個人白日黑夜輪流着照管，好幾天沒有合一合眼睛，所以眼都熬紅了。又兼着害怕女兒的病兒多吉少，不時也流眼淚。夫婦兩人有時站在孩子床前，親眼看着孩子那滿布痘瘡的臉，不省人事的雙眼，及鼻口內透出來的微細的呼吸，真不知道將自己的這顆心安放在那裏才好。

## 六

蘋兒病後的第十四天，由於病勢的危險，又因醫生底勸告，才送到醫院裏去。她住在第五號的隔離病室。

這間病室陳設很簡單，一張鐵絲床，靠着床有一張白油漆新式樣的小茶几。靠窗戶有一張小桌子，一對椅子，也是白油漆的。床上的被褥，被單都是白的，連一進院替病人換上的內衣也是白的。看起來非常的素潔。

入院後的很短時間內，醫生和護士就來檢查了。這孩子底病證明是天花，情形很危險，是否能恢復健康，沒有把握。現在從她底口腔看來，

可以曉得連內部都有病存在。若在腮門附近很多的話，很容易因腮門水腫而悶死。或者因為合併了其他病症而不治。總之，變化不一，將來怎樣很難說。

「天花這病，照近代醫學進步的情形來說，本不該再發見。我們中國的情形不同，因為很多人還不知道種痘，就是知道也知道得不徹底。他們多半種上一次兩次就算完了。至於發的情形，那更不明白了。小孩子種牛痘，從生下來滿了月一直到老，最好每年都種一次。至於發得好不好，也需要去請教醫生。發得不好還要再種，至發出為止。因為多種幾次是沒有害處的。這樣就可以預防天花的發作了！」醫生在檢查完蘋兒底全身，對實習的醫學生說。

因為蘋兒底病情很危險，所以她母親也留在院中陪着她。醫生護士們也常來看她，給她打針，一天一夜總有七八次，不知道打的是什麼針。

蘋兒底母親時時在流淚，尤其是看着她那不省人事的女兒的面孔，更加難過。「孩子總還會好的吧！」自己有時自言自語的說。眼皮哭腫了，可是蘋兒臥在床上一點也不知道。

在正月二十二日的早晨，蘋兒被送入了這醫院裏的太平間。

這時，天是陰沈的，宇宙間充滿了鬱鬱不樂的悶氣。早晨禮拜堂裏的鐘聲，發出了悲哀的聲調，好似在迎接並致弔蘋兒，將她引到最後的歸宿處去。

★本刊下期起改出半月刊，敬請注意！

## 為兒辛苦為兒忙

淪印

母親來到我家，已經有三十多年了。聽她說：那正是一個臘盡春回，風光旖旎的二月天。可是渡過了三十多個二月天裏，環境的煎熬，已使母親兩鬢滿霜，滿額皺紋了。

農家忙，而最忙得不可開交的是我家。母親雖然生長在繁華的城市裏，可是却生有剛健沉毅，勤勞耐苦的農家習性。她一大早還是曉色朦朧的時候，便悄悄的從床上爬了起來。細心地、靜靜地洗刷那隔了夜的鍋碗，然後揭開雞埒，讓牠們咕咕的叫聲突破這大地的靜寂。跟着躺在床上的三歲的小弟弟也「哇」的一聲山鳴谷應了。母親却一面埋着頭，邊到邊，拐到拐地把每一個角落，打掃得乾乾淨淨，像不容有一點污穢留在這屋裏的樣子；一面却遠遠地邊唱着催眠歌，或者故意喊着「野貓」啦，「野狗」啦使止住這咕咕的鬧聲。等到這兒那兒的忙好了，鍋裏的粥也滾了一歇，竊出騰騰的熱汽；早上的晨曦，也漸漸灑出燦爛的金光，她才走到床邊，抱起了他，讓他吸乳，接着是「心肝」「寶貝」一大陣。

母親是嬌生慣養的。如今除開我，還有四個弟弟，一姊一妹。雖然在這個不成年頭的年頭，全家苟延殘喘在艱苦的氛圍裏窮爭餓吵，自不免使她傷心而投以怨憤的眼光。可是她的一顆心，始終是愛着她的孩子。她恨孩子們的咕咕，却又愛孩子們天真的取鬧。她認為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矛盾，也是人世間所想像不到的樂趣。

記得那是七年前的春季，秧針播動着新生的葉尖。可是，老天不由人，幾個月都沒有降過甘霖，眼望着嫩綠的秧針，漸漸變成枯槁了。百姓們都忙着請龍王，抬水神，奇怪透頂的却越是密雲，越是不雨。這樣，他們徬徨了，都是家無隔宿之糧。母親豐潤的面龐，從此罩上了一層可怕的陰影。父親更是長吁短歎，終於熬不住飢寒的煎熬，賣掉了家中所有的財產。總算全家有救，爬過了死的關頭，掙扎到生的邊緣。可是從那時起，每年要給「東家」上租送薪（請「東家」吃飯送雞的意思），家運開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徒然走向下坡。

提起「東家」，母親傷心極了。她眼睜睜看着年幼體瘦的孩子們，甚至她自己，一把泥土一把汗地在熱蓬蓬的泥土上播種。她親眼望着種子播下後漸漸的由點成線，在暖和的陽光之下，播動着新生的苗尖。經過放水，耘苗，除莠……才漸漸的成長，開起匝地的花，結着了累累的果。然後，又一把一把地割着筆挺而金黃色的桿子，再一把一把地堆成小捆。又經過翻，晒，簸揚——才成了一粒粒金黃色底穀粒——這是一家生命的源泉，是血汗的結晶。因此，她格外珍惜它，甚至在場角裏撒了一粒稻籽，也細心地檢了回來。如今，她眼見這一切的希望，付諸不勞而獲洋氣十足的東家賬房，當然心頭會掀起滿腔的辛酸熱淚。爲了這樣，她時常拖起了最小的弟弟，

甚至在年三十裏，也不知哭了多少次。

自從戰爭的火炬燃燒後，我的家更是禁不起貪官污吏交織的壓榨，越發像陷泥一樣的越陷越深了。母親這時一方面要幫助父親撐持這偌大而家徒四壁的門戶，一方面又要抓出抵水的來供我讀書，惡劣的環境像是吞噬着她，使她默默地，逆來順受地，嘆起了辛酸的血淚，走着造物主所安排好的路途。她每天一大早就爬了起來，狠命地忙，做常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到了夜闌人靜，月影星疎的時候，她那乾癟瘦削的手臂，還要搖着紡車，繅出一縷縷的棉花。她自己的衣服寧可捉襟見肘，可是孩子們的她却細心密意地不使衣服有一點破爛。她認為只要她在世上多活一天，多忙一天，孩子們的衣食是不會有匱乏之虞的。世界上只有母親死了，孩子們才會沒吃沒穿。

母親對於孩子，尤其我，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只要家中達到什麼季節，會破天荒地買點魚肉回來，她總是佇立門首，望着雲天無際的那邊——我底由校返家的背影；否則總要從鍋裏抓兩塊留下醃着，藏在不易爲弟妹們發覺的罈裏，勤晒着，生怕上了霉。等到我回家的時候，拿出來便要我當飯的吃，吃得愈滋愈好，像是這樣她才放下一塊沉重的鉛一樣，安心似的露出了微笑。

可是，她對我却絕不是溺愛，放縱。譬如她總是在夜深人靜時，要我寧靜地坐在她的紡車旁，從搖閃如豆的燈光中嚴肅的睇視着我，要我在一月來或一日來做過些什麼，得到些什麼說個詳詳細細。每說完一句或一段，她等了一刻，讓那些話去滲入心坎的深處，然後，才讓我繼續的說下去。（接排第一八八面）



# 傷風

未若

括了幾天風，祖父有點傷風了。

祖母特地爲他生了火盆，叫祖父好好的坐一會吧，但是祖父總不聽話，仍舊四面走來走去。

「唔，昌官，做文章！——蟋蟀。你捉蟋蟀是老門檻！」

「不過做蟋蟀的作文可做出。」

「慢慢的做好了。——實在做不出，叫你珍姊姊幫忙，我記得她比你還小的時候做日記就是老手，每天一樣的，」我七時起身，嗽嗽洗臉，上學看見二隻麻雀。太陽公公對我笑。」

「不是每天一樣的，」小珍提醒他；「我有時也作得很好，一篇『蠶』吃着『上』。」

「唔，是的。——小珍你讀的小石城山記也是古文觀止中的一篇，你懂嗎？」

「我——我——」

小珍還沒說完，她祖母却喊起來了，

「小珍陪我去。」

而祖父聽見祖母出了側門在對小珍說：

「這個老頭子呀，碰着老人就勸他讀莊子，碰着小人就要他讀桃花源記。——自己傷了風還不肯坐定。」

祖父爲了太太已經發怒，要順從太太的意思，也就到書房火盆旁邊去坐了，閉了會眼，打了個瞌睡。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聽見昌官同幾個鄉鄰的孩子在外面側廂裏敲棹子上鑿小刀，並

還大笑。他就慢慢的開門出去。

「誰在鑿小刀？」

「是我，公公。」昌官把想去拿刀的手縮回來：「我以爲公公——」

「我沒有關着，昌官，我已經說過，鑿棹子寫字，現在你寫二十張大字吧，——我幫你寫一半，你只寫十張好了。」

「公公，你看昌官誠實，饒了他吧。」

「誠實？大偉，你也鑿的，（孩子們望着大偉笑起來）你也寫一半，十張。」

「我寫六張吧，公公。」

「好了，這樣說起來，唔——十張加十張再加四張，成了二十四張。——你們鑿了棹子，却變了寫我公公了，沒——阿嚏——」

孩子們又笑起來，趁他揩眼淚時全逃走了。

可愛的孩子們呀，祖父長長的日子本來不易消磨，有了你們，過得就有興趣了。他們活潑靈敏，有一點點不傷人的小刁滑。大人們只可爲他們的一點小刁滑歡喜，高興，而不應該發怒的。

一個人傷了風總是歡喜軋在人羣中說話，惹得大家討嫌，所以一個人在傷風的時候，倘使人來拜望他陪他說話，那是多麼高興的事。

這日，楊繼祖先生的兒子新爺適從上海下來，特爲來望望「老叔」。沒有說上幾句話，新爺就感歎鄉下清爽空氣好。

「上海人是多見人頭，少見日頭的。」  
祖父聽了很高興，却歎了一口氣告訴新爺：  
「鄉下地方空氣是清爽的，不過風太大，容易傷風。」

新爺看見祖父在揩鼻子，只得說：

「是是。」

講了一個鐘頭新爺要告辭了，祖父却一定不許他走。

「你不要走，在這裏使飯吧。新爺你一定不曉得鴨吃薯蕷的滋味。我們家中還有點戶口米，這種米吃下去，要從喉嚨口一直哽到肚裏。」

新爺大笑，說老叔依舊是當年二叔。

吃飯時候祖母一面怨說鄉下沒東西，沒預備菜，一面儘量把各式各樣東西堆到新爺碗上，使新爺划飯時鼻子不是撞着蹄膀，就是碰到雞腿。

（續自第一八七面）有時我有了過錯，却懷於她惻惻的目光像已戳破了我心中的全豹，絲毫不敢加以隱諱，總是不由自主地啜泣起來，像只有這純潔的淚水在慈母的面前才會洗盡心中那些腥臭的污點。有時我也會因慈母的獎勵而興奮，感覺得世上最深最高尚的快樂的奧秘却被我細心地體味到了。

如今，母親度過了四十三個旖旎的春光，然而給環境的磨練，母親已老了。她那蒼白的髮絲，時時披沒了瘦癯的面龐，隱隱約約之中，可以看到像是嵌上的深凹的眼眶，那一顆眼眶，由於熬不住如豆的燈光和日以繼夜的工作，已經變成了灰黑，重重的皺紋，從眼角一直呈現上去。

啊！「爲兒辛苦爲兒忙！」我的母親！



# 天真話

## 全是白字

父親在檢閱里仁的串句課卷。  
父親說：「這裏面很多白字。」  
里仁說：「不，我寫的全是黑字，先生在黑板上寫的，全是白字。」（上海·仲惠）

## 訂婚·結婚·離婚

姑姑要訂婚了，大家都高興得很，四歲大的琴兒，拉着比她大兩歲的姐姐問道：「姊姊，是不是姑姑先訂婚，後離婚？」姊姊忙回答說：「當然啦，訂了婚還要結婚，結了婚才離婚。」（南京·熊華）

## 貴 忙

欣兒要求他的爸爸：「爸爸，和我一同去買糖。」  
「等一會吃過了午飯去買，此刻我沒有工夫。」  
「不要，現在就去買，吃過了午飯我也沒有工夫。」

「吃過飯，你有甚麼事情啊？」

「我要去跟小朋友玩呢！」（上海·自芳）

## 不怕被偷去

寶發跪在椅子上玩弄着箱子上鎖着

的一把新鎖，忽然問媽媽：「這隻洋鎖多少錢買來的？」  
「五十萬塊錢買來的，」媽媽說。「媽！你怎麼不把它放到箱子裏面呢，這樣貴的鎖放在箱子外面，不怕被小偷偷去嗎？」（重慶·蔡們）

## 你還沒有吃飽

小羣的媽媽懷孕，肚皮很大了，小羣覺得很奇怪，就問媽媽：「媽媽！你的肚皮為什麼這樣大呢？」  
媽媽笑着說：「我每餐吃三大碗飯，吃得飽飽的，肚皮就大了！」

有一天，小羣的表姐來到家裏，午飯的時候，表姐吃完兩碗飯後就放筴起身，媽媽說：「別客氣啊！再添一碗！再添一碗！」  
表姐說：「我不客氣，我吃飽了，我吃飽了！」  
小羣趕忙從椅上跳下，拉住表姐說：「你還沒有吃飽！你還沒有吃飽！你的肚皮還不夠媽媽的這麼大！」  
弄得媽媽和表姐都大笑不止。（廣州·司徒安子）

## 爸媽的名字

一天，一位客人問小羣：「你曉得媽媽的名字叫甚麼？」

小羣即答：「我曉得，叫笛兒。」

客人又問：「爸爸的名字呢？」

立 創 年 三 國 民

# 新華信託儲蓄商業銀行

經 營 一 切 銀 行 業 務

## 總 行

江 西 路 二 五 五 號 ( 九 江 路 口 )

## 電 話

一 二 八 六 三 轉 接 各 部

「也叫箇兒，」小華得意的答道。  
(南京·孟毓娟)

### 母雞

寶寶在園裏玩，看見母雞在生蛋，就跑去告訴哥哥。

寶寶問：「哥哥，牠怎麼會生蛋？」

哥哥答：「因為牠是母雞。」晚上

寶寶就向他媽媽說：

「媽媽，您也是母親，怎麼不會生蛋呢？」弄得滿堂大笑。(鼓浪嶼·何妙華)

### 我也要吃麵包

阿麗跟着媽媽到禮拜堂做禮拜，牧師講道的時候，打着一個比喻說：「我們每天需要聖靈的糧食……比方我們每天吃麵包……」阿麗坐着正無聊，聽到這句話，她立刻搖着媽媽的手，撇着嘴吧吵着說：「媽媽！我也要吃麵包。」旁邊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福建漳州·朱其敏)

### 買糖給媽吃

小玲每次哭了，爸爸就買糖給他吃，她才不哭。有一天，小玲看見媽哭了，連忙喊爸爸道：「爸爸！爸爸！媽哭了，你快買糖給她吃！」(鎮江·趙嘉驥)

### 拉出老蛇

依平，光光和漢民三個小孩在門口玩，忽然聽見依平大哭大喊。我跑出去一看，漢民對我說：「依平拉出來一條老蛇在那裏。」我被他嚇了一跳，看見

地下有一條活的蠅蟲，原來昨天依平吃了一片山道年。(福建建寧·徐宏度)

### 譯意風

暑期，耕耕吵着要去電影。爸和媽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去看大光明，原因是爲了那裏的空氣較好，而且又有冷氣。

於是爸媽就帶了耕耕去了，到了大光明，爸問媽要不要譯意風，耕耕聽見了搶着說：「爸！你們不是說這裏有冷氣的嗎？再加上風怕會太涼吧！」(上海·魏愛雪)

### 爸爸媽媽是好朋友

晚飯後，媽問四個孩子說：「在這個家庭裏，你們頂喜歡那一個？」三位大的齊聲說：「爸爸！」那麽爸爸頂喜歡那一個？他們又齊聲說：「媽媽！」「不對，你們頂喜歡爸爸，應該爸爸頂喜歡你們纔對，」以諸弟弟說：「不，我曉得爸爸媽媽是好朋友，所以你們結婚的。」(九江·王張之順)

### 不要說

爸爸媽媽都出門去了，只留小波，小雲一對好兄弟看家，波哥哥一時嘴饞，悄悄跑到廚房去夾臘肉吃，不幸又被小雲碰個正着，於是只好給他一塊，吩咐不要告訴母親知道。誰知媽媽一脚才踏進門，小雲搶着就嚷：「媽媽，哥哥叫我不要對您說他偷吃臘肉，也分我吃一塊。」(廈門·梁仁)





# 家雜誌合訂本第六集(第三十期至第四十二期)總目錄

題 目 作者 期數 頁數

## 短 論

- 不願說話的習慣……葉念 第三十七期(三)
- 孩子的容貌……螢火 第三十七期(三)
- 替設里弄托兒所……黃嘉音 第三十八期(三五)
- 不要怕孩子哭……螢火 第三十八期(三五)
- 你討厭孩子嗎……金火 第三十九期(六九)
- 不公平的待遇……自杰 第四十期(九九)
- 不要渴不擇飲……螢火 第四十期(九九)
- 做那樣的父母最難……葉念 第四十期(九九)
- 兒童福利與家庭……黃敬詩 第四十一期(一一一)
- 兒童心理衛生……自芳 第四十二期(一六三)
- 「孤兒」與「貧兒」……綠洲 第四十二期(一六三)

## 家 庭

- 我們有個蝦蚧子……馬丁 第三十八期(五〇)
- 初別……馬旋 第三十八期(五八)
- 怎樣避免兄弟鬩牆……岑風 第三十九期(七一)
- 怎樣和婆母岳母同住……江同 第三十九期(八二)
- 橡皮屋……千金 第三十九期(九三)
- 長大在冰窟裏……飛塵 第四十期(一一〇)
- 傷風……未若 第四十二期(一八八)

## 家 教

- 孩子的成績單……唐自杰 第四十期(一〇二)
- 金色的小星……其安 第四十一期(一三六)

## 家 計

- 新式家庭賬冊……畢瑛 第三十七期(三〇)
- 買肉記……莫野 第三十九期(九二)

## 婚 姻

- 中彩記……雨非 第三十八期(六一)
- 轉變……羊羽 第四十二期(一六四)
- 不算是個謎……庚庚 第四十二期(一七九)

## 社 會

- 怎樣評定優良託兒所……福利會 第三十七期(八)
- 上海託兒所調查……福利會 第三十九期(七六)

## 育 嬰

- 推斷孩子的將來……懷德 第三十八期(四六)
- 尿布和開襠褲……畢承禧 第三十九期(七四)
- 兒童吮吸手指問題……顧學箕 第四十期(一一〇)
- 嬰兒百歲記……文姑 第四十期(一一九)

## 醫 藥

- 談手術避孕法……劉本立 第三十七期(六)
- 鏈黴素與肺結核……歐陽靜戈 第三十七期(一六)
- 口腔病灶傳染……詹子猶 第三十八期(四〇)
- 子宮癌的新消息……劉本立 第四十二期(一六八)

## 疾 病

- 癩兒病了……長天 第四十二期(一八五)

## 衛 生

- 孕婦衛生問答……肯容 第三十八期(五三)

## 生 理

- 生育的奇蹟……劉祖洞 第四十二期(一八三)

## 心 理

- 兒童的報復與妒忌……章以文 第四十二期(一七四)

## 教 育

- 多給孩子成功的機會……楊同芳 第四十期(一〇六)
- 做過三次家庭教師……吳名 第四十期(一二二)

## 兒 童

- 黃金時代……卓英(四九、六三、七九、一一、一三七、一七六)
- 天真話……各家(三一、六三、九五、一二七、一八九)
- 天真事……各家(一九、五四、一五九)

## 婦 女

- 我是一個村女……陳敬端 第四十二期(一八二)

## 職 業

- 一隻拉磨的牛……蓮子 第三十七期(二九)
- 我是一個助產士……丹楓 第三十九期(八九)

## 通 訊

- 從檀香山到紐約……鄭兆利 第四十期(一一五)

## 自 述

- 我要做個好後母……顏淑容 第三十七期(二七)

## 憶 念

- 纏了色的舊棉袍……楊麗英 第三十八期(五九)

人物

- 戰鬥的母親.....王植 第三十七期(一七)
- 深恩十九年.....陳敏端 第三十七期(二〇)
- 不可遏止的急流.....阮君 第三十七期(二二)
- 想道的母親.....蔣增溶 第三十七期(二四)
- 遙望白雲念母親.....李文 第三十七期(二六)
- 拿我開心天打雷.....林編 第三十七期(二八)
- 公公.....未若 第三十八期(五七)
- 我有一個好妻子.....無名氏 第三十八期(六〇)
- 萬能太太.....孫昌 第三十九期(九一)
- 陰慘的愛.....李名英 第四十期(一〇四)
- 苦鬥着的姊妹.....陸倩 第四十期(一一七)
- 媽不會打你.....宗華 第四十一期(一三八)
- 沒有享福的命運.....仇垠 第四十一期(一四二)
- 忠實的園丁.....山石 第四十一期(一四四)
- 舊夢的回憶.....熊熙 第四十一期(一四五)
- 和煦的陽春.....維善 第四十一期(一四七)
- 寂寞的歲月.....茵 第四十一期(一四八)
- 一陣風.....希路 第四十一期(一五〇)
- 天下父母心.....康生 第四十一期(一五二)
- 民主的母親.....孫鴻良 第四十一期(一五三)
- 典型的賢妻良母.....文璉 第四十一期(一五四)
- 勇敢的人生戰士.....謝端霞 第四十一期(一五五)
- 我家的媽媽阿珍.....趙中英 第四十一期(一五七)
- 爲兒辛苦爲兒忙.....淪印 第四十二期(一八七)
- 常 識
- 年齡常識測驗.....邱齊爾 第三十九期(八四)
- 烹 任
- 我喜歡到廚房去.....梅溪 第四十一期(一五六)

女 紅

- 少女服裝設計.....蕭淑芳 第三十七期(一四)
- 花 卉
- 用鮮花美化你的家.....凱玲 第四十期(一二五)
- 小 說
- 陰影.....許從令 第三十七期(四)
- 黃老太太.....筱 蘊 第三十七期(一三)
- 巧婦.....林淑華 第三十八期(三六)
- 老魏和他的乾女兒.....吳家盛 第三十八期(四三)
- 自來水筆.....綠 洲 第三十八期(五五)
- 諾言.....沐紹良 第三十九期(六八)
- 妹妹的夢.....影 影 第三十九期(七二)
- 金石盟.....令 和 第三十九期(八〇)
- 南強.....潘紹綱 第三十九期(八七)
- 師生之間.....施永德 第四十期(一〇〇)
- 「三爺」寶蛋記.....王秉權 第四十期(一一二)
- 假期的收穫.....筱 蘊 第四十期(一二一)
- 失蹤.....吳 廣 第四十一期(一三二)
- 神愛.....吳 盛 第四十二期(一七〇)
- 苦熬.....王容光 第四十二期(一七七)

其 他

- 家常話.....二、三四、六六
- 家中人.....二、三四、六六、九八、一三〇、一六二

西風社發行圖書目錄

生活的藝術	沈 復著	林語堂英譯	二元六角
浮生六記	沈 復著	林語堂英譯	二元六角
戰地春夢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二元四角
流浪者自傳	黃嘉德著	黃嘉德譯	二元四角
抗戰中國的故事	九週得獎文集	黃嘉德譯	一元三角
天才夢	三週得獎文集	黃嘉德譯	一元三角
幼童教育法	沈誠式譯	黃嘉音編校	一元三角
古文小品	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一元七角
冥途之路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七角
希望和幸福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四角
我愛講的故事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四角
阿丹諾之鐘	光社版	林友蘭譯	一元四角
實用避孕法	光社版	郭泉清醫師著	一元四角
怎樣教導子女	光社版	唐現之譯	一元四角
黑孩子	光社版	黃朱綺譯	一元四角
實用育嬰問答	光社版	黃嘉音江同編譯	一元四角
胎兒的發育	光社版	劉祖洞譯	一元四角
孕婦保健法	光社版	劉祖洞譯	一元四角
兒童訓練指南	光社版	史普克醫師著 江同譯	一元四角
兒童的性問題	光社版	江同編譯	一元四角
醫生對新婦的一夕談	光社版	張紫淵譯	一元四角
婚姻生活指導	光社版	葉華黃嘉音譯	一元四角
心理衛生十二講	光社版	吳植譯	一元四角
喜訊臨門	光社版	吳植編	一元四角
三十八年食曆	光社版	方文淵編	一元四角
父母與子女	光社版	方文淵編	一元四角
朝暉	光社版	第一、二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一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二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三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四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一、二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三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四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五、九、八集	一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	第十五、十六集	一元四角	

以上各書價目照本社所定倍數發售，如有更動當以款到時本社門市價目為準，西風及家定月註明定單號碼者一律八折優待。

★ 編主音嘉黃·德嘉黃★

# 西風

譯述西洋  
雜誌精華

介紹歐人  
社會生活

第一一七期

三十八年四月號

海行四萬五十里(上)……黃嘉德  
環球一周(下)……王虛中  
華威頓的故居……陳璟炤  
紐約的音樂生活……范存恆  
走江湖的「心理學家」……胡悲  
原子世界的奇觀……凌波  
萬能的電眼……劉祖洞  
刷牙防蛀新法……唐牧  
包不蛀牙新療法……彭國元  
健康常識測驗……杜清  
撲殺老鼠……孫方偉  
盲文發明人勃萊爾……黃嘉歷  
注意兒童心理健康……羅道愛  
解問良方……葉冬心  
夢遊症患者……盧慶威  
沉思的藝術……何凱  
為甚麼會有娼妓……馬默然  
定戶一次預付三期書款(基  
價三元),訂閱期內不受漲  
價影響。

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西風社發行

## 家雜誌社新書介紹

喜訊臨門

本書作者兒童教育專家安娜·伍爾芙女士，從事於兒童教養和家庭指導的服務工作近二十年。這本書中包括十五封信，前九封信是寫給孕婦的，從懷孕的第一個月起，每個月一封信。後六封信是寫給孩子出世後的母親的，每兩個月一封信，一直到孩子一週歲為止。內容親切實際。將有「喜訊臨門」者尤宜人手一冊。(基價六角五分)

賢明的父母

本書集關於兒童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文字二十四篇，作者都是國內外著名的兒童教育專家，內容切合實用。欲做「賢明的父母」者均宜一讀此書。(基價一元)

抗癆戰爭

本書根據美國防癆協會的小冊和其較新的資料編寫而成，內容以討論防癆問題和供給肺結核的常識為中心，經大公報醫藥與健康欄編輯戈紹龍醫師詳為校閱，文筆通俗活潑，是值得一讀的防癆小冊。(基價四角)

朝暉

這是由家雜誌的短篇小說中選輯而成的一本小說集，內容包括十個短篇，都是別出心裁而寓意深刻的作品。工餘之暇一讀此書，必可意興盎然。(基價一元)

## 少年生活指導

這是根據美國兒童局的小冊編譯而成的一本專書，內容以指導青春時期的少男少女為中心。凡是做父母的人，想要認識並了解青春時期子女的心理者，必須細讀此書。(基價一元)

從生產到育嬰

本書集納「從生產到育嬰」期間各種問題的短文十七篇，以最新的醫學和生理知識為根據，筆調生動活潑，孕產婦和有幼兒的母親，均應一讀此書。(基價八角)

四海為家

這是家雜誌社的國外通訊集，內容分「觀光」、「節日」和「見聞」三組，共有英美各地通訊二十一篇。喜讀遊記和注意國外社會服務工作情況者，必愛此書。(基價一元)

美滿的家庭

本書收關於促進家庭幸福的論文十二篇，每篇提出一個重要的家庭問題。員有家庭責任的人，都該讀這本書。(基價八角)

